

6783



810.6
L856
V10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No.6230



6783 —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七



據增闕移校黃齋秋書

810.6
L256
v10

221988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七

北郡李夢陽撰



文

傳六首

行實一首

邵道人傳

太白山人傳

張光世傳

鮑名亨傳

六烈女傳

尚書黃公傳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行實

傳六首

邵道人傳

邵道人者蜀人也至慶陽年七十餘矣道人不欲言
凡所願指色授故莫究所自來然見之者率知其異

人也道人館於鐘樓街周家築土被衲無晝夜露坐
郡中諸子弟少年爭來事道人道人凡所願指色授
之諸子弟少年無不當道人意者道人喜看病病者
家請往乃令病者張目又令其嚔即可活道人則日
諸弟子而諸弟子即置飯病者前道人出其袖中鐵
尺橫飯上誦大悲呪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脫不活
道人則趨而出病者家以死日請道人則出其指示
日數如其指數然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
人取其布尺裏衲裏完弗取也病者家脫有見飯飯
道人以碗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食之若加飯更以
碗列之不食也若見飯是草惡食道人即喜食之曰

更爲...道人則不食土...飯或雜葷物道人曰

椀列之不食也若見飯是草惡食道人即喜食之曰
更爲造美食道人則不食其見飯或雜葷物道人曰
第擇去葷物終不欲更造也道人善飲水鄉野人聞
之爭來請願觀道人飲水道人微笑領然之第于前
置水道人目第子令鄉野人自置水亦以椀列諸案
無問多少道人飲之若冬月水冰則聞道人齒間澆
澆聲頃之肩踴面紅汗簌簌下若雨也道人與予世
父同時世父患脛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曰此崇
也若往聘于某氏乎謂其女陋也將更聘之女慚而
縊死此其崇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奈何道人曰
今遇我三日解矣三日瘍果瘥居十餘年忽謂諸第
子曰吾將歸歟諸第子曰先生福慶之人慶之人無

敢慢先生者何遽言歸邪道人不應一日道人令設
几三層而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守之
夜有登几而伺其息者道人猶揮肱墜焉夜半霹靂
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鬪之聲諸弟子震懾伏
地天明起視則道人死矣贊曰子不語怪若道人者
何如人哉二氏惑世亂政而道人口悛悛不欲道辭
急人之難斃而後已嗚呼是所謂逃于墨者非邪

太白山人傳

太白山人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自
來人問其姓名山人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
字太初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

之巔於是稱太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爲秦人

字太初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

之巔於是稱太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爲秦人
及問其家世山人不之答故人止知山人秦人也而
不知秦何人也山人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游游
湘漢躡衡廬踰河涉泗謁闕里登岱嶽之峰憇日觀
觀日出焉奇之駭叫狂走人頗異之然弗識之也於
是山人則南走吳會吳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於
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固善說玄虛又膚瑩渥頰飄鬚
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禮敬山人而好異之士踵
接于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
鉅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鞋服以是饒裕冠佩
之士慕名來訪山人輒供具懽洽竟日酒酣暢歌意

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事功人說及時事
山人則又善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實于是人士轉相
譽稱爲孫山人聞四方矣一日山人病且革倉皇屬
其友曰死葬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之
墓已而山人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是
覘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
而山人則顧益說世務恒切齒不平其詩亦多爲憤
激悲壯之音于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義
投情合祀濤弄月扣舷和歌逸仰一咲每自許于世
無雙而明舉人施侃者雅喜山人而病其放因說之
君山人然之于是買田茗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

妻妹張氏喜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爲全

君山人然之于是買田若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倪
妻妹張氏喜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爲全
人矣是時建業劉麟龍霓咸徙居湖與吳克陸岷暨
山人結社游號茗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
無何病作竟死年三十七矣李夢陽曰吾不識孫山
人何如人未之面也往劉子過夷門蓋數稱山人風
神藻雅云曰與之游令人坐忘而山人亦時時詩寄
來然予竟莫知其何人也

張光世傳

張光世者洵陽人也名鳳翔字光世號岐陵子生而
異質殊才目羞日短視然暗處則及明燈月之下猶
晝也故其書窓晝必遮障而後親也字左手橫書之

興到筆能瞬息滿紙李夢陽舉之鄉也蓋與光世同
榜云先是西涯公遺提學石淙公書曰今年榜張潛
冠平石淙公答之曰設無李張二生者潛不後矣及
見試錄名第西涯公嘆目服曰遂老知人遂老知人
是時光世角尚非業也夢寐屈宋追步班馬小視褒
雄馳騁騷賦落筆千萬言奇字爛錯綺文輝奕觀者
咸謂子安再生文考復出既至京師王公大人翰卿
矜客訪造其門求其面識者殆日無虛也於是聲日
出李上然光世不以自居未始不兄事李而讓其精
也及舉進士李與同部見在面黃憂焉居無幾晴亦
黃察其身又黃問曰光世不病疽乎光世乃於是告

木末水竹西山叢菴中李村其非可遺之詩有曰石髓

黃察其身又黃問曰光世不病殖乎光世乃於是告

休木卧西山巖嶮中李時其非可遺之詩有曰石髓
遇不識煎精春始華洞中日月秘強食勝丹砂光世
于是乃移入城居無何卒年三十歲耳子安二十九
文考二十四先是人以二子擬光世不識乎歿之日
母七十餘歲子七歲一妻一妾在號於旅邸間之無
不心酸淚下者蓋傷張子才而不永又老者孤者孀
者貧無歸也李於是作哀鳳之操鳳之來兮爾胡爲
兮牛有阜兮雞有棲鳳兮鳳兮今何歸傷哉命兮我
心悲是時李夢陽與曹縣王崇文亦部察實經紀其
喪事既以之歸葬洵陽夢陽復上書 孝宗皇帝言
鳳翔抱才未究居官清苦因病客死棺斂路費咸資

友朋幸獲反葬禮遵首丘然老母孤兒幼妻不免凍餒溝壑伏冀聖慈追繹鳳翔前備庶員六年不無犬馬微勞體古之敝帷敝蓋之義查近時李崙孔琦之例勃有司月給米一石養贍終其母妻之身奏下吏部准行至正德末有人自潯陽來言光世母謝世有司月米任支而河南巡撫李公以前奏轉行陝西巡撫官言月米必終其妻於例乃合不知今何如行也嘉靖五年馬考功輯其遺文七卷屬胡蘇州板之行然散佚者不少天於平齋其年復思其文哉初光世歿李掇其手藁十餘帙未幾李罷官而人吏又無能識其藁中奇古字者會孫平泉過索之去曰吾必年

其事然竟無聞也論曰大化流行誰乎測哉相如病

識其藁中奇古字也魯會孫平泉過索之去曰吾必年

其事然竟無聞也論曰大化流行誰乎測哉相如病
於金馬長吉死於玉樓居實摧於秋風胡界之良胡
奪之永是以豪夫志士惑焉仰天而問履霜而悲凌
雲託之大人造化比之小兒蓋憤簸弄之叵測而嘆
英雄之難遭也天張子者固僻邑之產而寒素之倫
也總角之年非有雞窓之授螢囊之聚者也一旦起
而談玄虛振藻麗漸鴻之達空驥之群斯直學之至
之哉亦天之所以畀之也乃今若斯焉已大化果測
乎吁傷哉然張蓋亦嘗夢幢輶冉冉自天下廣樂導
之若迎已者病之革也起端坐索紙筆掃詩一十八
章言意漫渙弗次漸昏漸竭末詩有一章三句者一

章二句一句者投筆而氣絕矣今集中錄其全者一十四首

鮑允亨傳

鮑允亨者歙人商也與其第乘米舟自湖陰之繁陽
有三人者來附舟曰吾尊人也舟人疑之不許允亨
曰汝以渠赤身疑邪然渠尊人也許之行至螃蠭磯
舟回旋不得進於是允亨亦疑三人者亟舟岼遣之
去而是夜盜果來執允亨兄弟縛之將並殺之曰汝
識我乎允亨側窺之則附舟者也刃及血出矣允亨
大呼曰吾毋老即殺我留吾第其第亦呼曰我殺無
殺我兄賊猶豫不自決會大風起雨雷暴至江洶上

乳山鳥也震草木披亂賊恐散過去一賊後謂允亨

殺我兄賊猶豫不自決會大風起雷雨暴至江洶上

吼山鳴地震草木披亂賊恐散遁去一賊後謂允亨
曰汝稻紙灰傳血處可痊也君子曰詩云無曰高高
在上陟降厥士豈不信哉今觀鮑允亨事則急詐術
而後仁義者不可省乎而或者則謂風雷之會爲偶
然斯亦甚可嗤也夫天何物也而欲豫謀哉誠謂義
不足以入賊則江革趙孝之偏虛邪然予聞鮑氏先
有值賊父子爭死賊兩釋之者若允亨者亦其餘烈
否邪

六烈女傳

儒生劉德舉來言六烈女事李子聞之泫然而涕出
劉生曰夫子奚慟也李子曰予蓋傷爲臣不終云於

乎死生亦大矣往逆瑾之亂予實丁焉當是時人士
大都以賕行問之曰救死爾又曰死瑾無謂於乎死
生亦大矣彼粉黛笄禕之人乃顧若是烈邪自死瑾
無謂之說興於是賕者公言於朝群議於巷偶語於
途以逮至則問金多少爲罪重輕於是天下吏曰考
掠桎梏之咸金逋也下歛而止聚公簿而顯輸曰姑
救死爾夫爲臣宜若是否邪設靡賕瑾能盡死之邪
於乎死生之際難矣彼粉黛笄禕之人乃顧若是烈
邪予蓋傷焉於是作六烈女傳陳氏者陳傑女也年
十八聘楊瑄居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
欲往哭瑄又不許女則竊翦髮厲媒氏往置其夫懷

廿七
金
字
與
男
家
號
定
婚
帖
於

欲往哭瑄又不許女則竊翦髮屬媒氏往置其夫懷

汴俗聘女生年月日朱綺金字與男家號定婚帖於
是瑄母以定婚帖裹其髮懷埋葬焉而女乃遂卸容
飾素笄縞衣居無幾父母謀改聘女縊而死天順五
年六月十一日也後五十三年爲正德甲戌瑄有姪
曰永康者改葬瑄而求陳氏骨合焉二骨朽矣髮定
婚帖獨鮮完劉生曰葬之二年而岐穀了瓜產之墓
李子曰世人蓋多言青陵臺事予竊疑焉連理之木
比翼之禽今以岐穀了瓜觀之不其信邪張氏者李
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
我死汝必更然善侍後人矣妻泣矢之曰君死妾死
不顧更也傑死張氏謂棺匠曰棺大之夫性喜寬大

也其父母曰棺第狹之勿大匠從其父母狹其棺張氏哭毀其狹棺曰不大不棺也棺成自經而死高氏者夏乘昌妻也嫁三月而永昌病死高氏欲從之然家人防之嚴則日主前焚香竊祝曰永昌俟我其母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十九年耳奈何輕死高氏曰嗟母謂百年永邪然均死耳竟縊死劉氏者魏相妻也相之死也祖姑王覘婦有決志乃引婦登樓同寢婦哭之達旦不輟聲已給其祖姑曰我飢渴甚祖姑信之下樓取水食婦以手中二幅接縊於梁上年二十一矣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氏賣衣辦湯藥夜籲天祈身代之林死則匍匐哭不絕聲水漿

不入口者二日乃潛詣後園棗樹自經死張氏者田

湯藥夜籲天祈身代之林死則匍匐哭不絕聲水將水

不入口者二日乃潛詣後園棗樹自經死張氏者田
孝子妻也孝子曰田銳嘗割股療母病母死廬墓三
年於是稱田孝子云孝子有甥宿舅舖而夜殺其鄰
舖客盜其財於是逮孝子獄無何孝子死出其屍墻
爲之崩張氏之死也或勸之矣則忿哭曰我與田銳
夫婦二十年矣彼既爲孝子我獨不得爲節婦邪竟
死今按六女者皆祥符郭門西人也六十年間烈者
六焉足謂之興矣聞風者激邪抑地之靈使然邪李
子曰予於六女而重傷時俗之偷也孔子曰匹夫不
可奪志乃人不欲死顧詫人曰我死弗獲死今以六
女事觀之然邪否邪夫鉅錢之嚇盈諸耳甘綺之誘

戰于中人鬼之關須臾是決乃六女者方視死如歸
求亡如飴道間伺隙如採金攫玉惟恐後時而靡獲
也斯其志可奪邪不可奪邪夫粉黛笄禕之人至微
也窮閭敝闥顛顛下賤之女非有閨閣之儲文史之
訓父兄之指誨聞見之開卓也而一旦有如此者彼
冠裳鳴珮之夫口先王而講詩書者乃往往狼貪而
狗生患難之至不化蘓爲蕭則豕突鼠竄矣於乎極
矣予於六女安得不重傷時俗之偷也劉德舉曰斯
舉也予倡首義於鄉人復白其事於官司矣崇爲六
女立廟郭西贊曰貴非必爵輝豈惟華有碎而完有
凶而嘉於烈陳女甘心未家槁骸竟雙並蒂則瓜歧

惠
惟
惟
或
嘉
者
禾
五
女
繼
興
奮
義
執
情
隕
軀
捨
生
哉

凶而嘉於烈陳女甘心未家槁骸竟復並蒂則瓜歧
穗離離載嘉者禾五女繼興奮義執情隕軀捨生展
哉令名於惟六女生猶鴻毛死而遽巍山岳其高瞻
廟者拜過里者式無貴無賤無識不識即跡揆心持
獨驗同古今一感人心至公熊掌取譬瓦合是耻爾
忠爾孝敢告君子

尚書黃公傳

尚書黃公者封丘人也冬級字用章其先洛人高祖
克讓始徙封丘克讓生思豫思豫生秀生中中生黃
公初高皇帝起兵思豫掌太常事以罪編氓沅州
已又軍平越衛於是平越沅州封丘洛皆有黃氏乃
後秀商金陵死中收其貲商重慶娶于張生公重慶

於是重慶亦有黃公生之夜夢老人抱嬰兒曰送蹇
尚書爲汝子長依舅氏張宗琦宗琦爲麻城學職從
如麻城歸如平越補衛學生正統丁卯以春秋中雲
南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第除行人陞南京刑部員
外郎郎中出爲四川叅議叅政進右使轉湖廣左使
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進南京戶部尚書改左都
御史尚書仍舊黃公廉峻直執遇事颺發正色山立
卽重忤時貴弗恤智巧所避公毅然肩之人率竊笑
其果然亦以是獲名卽中時人崇以硬黃目之矣部
堂嘗缺官公署堂印諸寮事之卽猶堂官也亦才識
超之之故譚千戶者大猾也善懼顯貴人嘗奪民蘆

場顯貴人無敢爲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爲叅議

超之之故譚于戶者大猾也善懼顯貴人嘗奪民蘆
場顯貴人無敢爲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爲叅議
督松茂諸倉兼備其兵釐革宿弊擒豪惡數百人舉
劾將官各當邊賴以寧叅政如崇慶旋風擁輿不得
行公曰汝寃氣邪姑散予圖之至州齊沐禱夢翼日
清其囚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
云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
往詣寺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語之無牒便醋聖塗其
額曬洗之則有中痕乃鞠訊之遂盡暴其奸慝云寺
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奸衆分其財有妻
女則分其妻女又攢典李節陽王親也侵盜官糧巨
萬數王爲之窟公按之悉如法公雖錢穀司然善摘

發奸伏以是威行境中嘗道川東青神看望風解印
綬走爲右使奏閉建昌銀礦許之大盜周王簿者甯
衆鉞掠檄公平之公謂盜起于煩苛宜少寬養而闔
官以方貢橫歛公抗不從闈擠移近省陞左使時兩京
工興徵銀二萬例派民公以庫積餘充之勢豪馬快
船債萬坐逼索又荆王奏徙墳塚公悉不從省費巨
萬又計錮僧繼曉於是威惠大行繼曉之來也勢焰
焯人公私謂諸公曰曉以妖術媚上遂奸眠食共
今避而反鄉名掃墓而實逃生耳乃令武昌府錮之
後堂陽尊禮之居無幾曉果敗檻送京斬之西市公
在蜀嘗忤閣臣萬安銜之三年六推成抑公知之乃

下直流之罷凡三上已乃有巡撫延綬之命皆劾叅

在蜀嘗忤閣臣萬安銜之三年六推咸抑公知之乃
亦連疏乞罷凡三上已乃有巡撫延綏之命皆劾叅
將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葭州史知州等又計
捕豪奸張綱乃於是拔才能察幽隱間疾苦飭廢墜
於是申號令脩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爲新公見
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慚曰嗟乎士之貧至
此極乃驅之戰守邪於是令豫支米月三會詔毀庵
寺公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鰥士人人夫懽悅無不願
爲公死者及公去尼有携子女拜送路傍者云公旣
官六曹益無所顧避威稜截然特旨改掌憲院天
下方仰望風采公自以歷侍五朝中外凡五十年懃
瓦岷異忤人獲名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乃引年懇

乞骸骨君無何疾作竟不起年七十有一所為奏議及政蹟并所著文詩悉棄不留晚嗜參同契號精一道人蟾陽子有註本獨存國制文極於六曹尚書官之北斗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幅 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揚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臻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英廟之遇文達略似 周吁俞一德密書顯斷萬幾稍覈局體一變成化間忠良外植三原河州單縣封丘巍然輩出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畜帷幄佞幸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

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威稱名卿然志

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

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威稱名卿然志
存納約行在精密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變矣
雖形跡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歟自言路志伸毀
譽進黜氣隘滿盛公卿歛遜正德以來遂靡靡難觀
亦諸人甘寵飾譽稍有嘉美便立祠樹碑要歌徵頌
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旣橫機巧自生
工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然黃公爲左都則嚴甄御
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簿於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
近豈立官者意哉當是時言官能毀之黜否邪斯爲
政在人邪抑時不同邪公焚奏草自泯其嘉美視汲
汲流今而信後者又何如邪江淞食鹽錢鈔民苦包

攬拊勒呻吟公爲尚書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
行之便此其事比之汲汲流今信後者得與失不較
然白哉公年二十六舉進士始室孫郎中鏞女也生
子楫霖彬封宜人贈夫人繼室魯衛鎮撫宣姊生子
杞桓封夫人蓋終其身無妾婢云彬工部司務桓光
祿寺署正公卒之日 皇帝驚悼遣祭勅有司營葬
墓在長葛縣馬陵岡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行實

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
攻華林賊戰死之其子幹救之戰亦死時予在泰和
聞之驚而疑已而實然則痛哭曰勇哉周君見危而

受命已哀其子曰幹死于孝矣言是日君以賊食盡

聞之驚而疑已而實然則痛哭曰勇哉周君見危而授命已哀其子曰幹死于孝矣言是日君以賊食盡會兵三面夾攻君攻自北門三戰射輒中賊少却君與其子先登逼之會賊滾其墻石下如雨軍潰被執君頭中刀血流滿面左髀中鎗不能行猶大罵賊不絕口賊怒支解之以徇其子幹前救君中鎗也然猶力戰竟墜崖死敗兵先昇其屍回營翼日諭賊求君屍賊裯裏屍還焉先是制兵者以馬腦華林賊劇滑諸山賊則日又竊發憂之會君到即徼君勦之君首擒廬山左湖盆塘賊百數軍爲之振乃移君奉新計擒飛王胡雪二馬腦寨平華林賊恐分立仙女寨以拒我君拔之賊又立寨雞公嶺君又拔之先後斬獲

以千數於是進壁華林絕其出道塹之而守父之賊
窘遣謀者言賊飢餓匍匐狀君信之遂移檄會兵夾
攻然它兵實覘望不大進而君獨與其子進逼之坐
是敗而死於乎哀哉屢勝者驕邪抑命歟君弘治六
年毛澄榜進士歷刑部員外郎謫交州府通判正德改
元復其官歷郎中大理府知府拜今官官一年而死
夫逆豎之亂炎荒瘴海之濱死者屢矣君不之死也
乃今死以此君爲主事也檢獄政目蒞視獄中人藥
其病者員外郎則坐請貸言疑獄者罪貶官兩在郡
無不得民也所至則又善剖疑獄此皆足不死乃竟
死也君系出元總管思後貌魁梧性侃侃不阿善于

星命之學談星命十中八九然不諳自命初華林之

死也君系出元總管思後貌魁梧性侃侃不阿善于

星命之學談星命十中八九然不諳自命初華林之
役有星命者實賊黨來談君星命已再拜賀曰美哉
動罔不利君曰我刑殺太重無制其人曰夫刑殺者
利于兵者也議遂決故曰天有大數世有大運人有
大命故京房郭璞皆不免殺身由是觀之命可識矣
君生天順四年閏十一月十一日午時年五十有三
歲配宋氏封宜人四子金州學生娶黃氏紈娶馬氏
幹死于孝者也娶劉氏春聘高氏二女長適劉欒舉
人次適李曠州學生君父諱正大同府知府正父貴
封滁州知州貴父復復父添祥添祥始居長沙後徙
安陸州

李全月全集 五十七卷終
五

安劉賦

惟欲... 賦... 文... 辭... 賦... 文...

和... 千... 亦... 安... 隆... 九... 春... 郭... 西... 天... 文... 身... 臨... 樂... 樂...

和... 明... 宋... 九... 桂... 宜... 人... 四... 千... 公... 所... 學... 主... 交... 黃... 乃... 此... 樂... 淵... 淵...

我... 主... 天... 耶... 四... 半... 閏... 年... 十... 二... 日... 十... 神... 年... 五... 十... 年... 三...

大... 神... 若... 東... 易... 漢... 書... 不... 下... 有... 以... 由... 是... 得... 之... 命... 下... 歸... 矣...

味... 干... 其... 香... 少... 齋... 刻... 矣... 對... 日... 牙... 津... 大... 神... 甘... 亦... 大... 聖... 人... 亦...

博... 固... 不... 味... 哉... 曰... 郊... 所... 林... 太... 重... 無... 謂... 其... 人... 曰... 夫... 師... 郊... 哉...

對... 有... 皇... 命... 昔... 實... 翔... 萬... 來... 滿... 堂... 且... 皇... 命... 曰... 再... 拜... 贊... 曰... 美... 哉...

皇... 命... 之... 學... 鴻... 皇... 命... 十... 中... 八... 人... 亦... 密... 不... 能... 自... 命... 亦... 華... 林... 之...

皇朝元主集卷第五十八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八

北郡李夢陽撰

文

雜文一十八首

賈隱 有序

訓敦 有序

原火

原壽

賈論

作志通論

蛤雀論

叙松山小隱

說農贈薇山子

叙九日宴集

贈蔡氏

題史痴江山雪圖後

題三王詞翰後

題明遠樓詩後

題琴竹詩後

毛監察登樓詩跋

題東庄餞詩後

朝正倡和詩跋

雜文一十八首

賈隱 有序

松崖子遊江湖間老矣一日買舟將大歸人疑之曰渠賈人也松崖子乎松崖子聞之曰謂我賈者賈謂我松崖子者松崖子或以其言告李子李子曰是隱而賈者也於是作賈隱

天下之隱二上隱隱心次隱隱跡心隱跡彰無損於真跡隱心彰人斯細矣然君子耻之衆人譽焉茲何也夫石一也玉其表則觀者攻目置金瓦鑠視之弗諦鮮不棄者大抵顯飾易欺而深情難察也夫策肥

垂堅之士難語茹芝飲泉之事紛華聲利之夫豈探

帝鮮不棄者大抵顯飾易欺而深情難察也夫策肥

垂堅之士難語茹芝飲泉之事紛華聲利之夫豈探
幽玄岑寂之娛故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且夫松之爲
物也盤石則茂飲雪則貞得泉則嗽遇風則吟嗽如
王金吟如瑟瑟琴其在岬也據礪礪跨岑嶰繫縣蕩挂
驚猿限重壑韜層巔進群之所耽悅冥心之所扳援
乃松岬子奚取于斯而以自名且以微也不幾於特
異而求同哉夫人者賈也絲竹靡輟於耳綺麗恒接
之目口厭厭腴躬華其服入有彈碁灑翰之侶出有
飛纓篔蓋之屬胡取之松奚有於岬而以之名徵諸
將來郁郢子聞之曰若是是室伯夷之室而後成仲
子之庶也竊問之居動而執靜者之謂定履囂而用

寂者之謂堅涉邇而探遐者之謂明混雜而守一者
之謂貞在群而立獨者之謂高處汚而弗玷者之謂
潔故上士朝隱大仙市藏要之心獲匪跡是關故金
馬右渠之貴弗能損歲星竊桃之精紫塵黃埃之穢
無以戕藥肆縣壺之靈而人者必茹松之毛蔭其莖
覆殮其膏液又躡其危嶮披荆羨孳蒙茸然後爲松
崖子哉

訓敦有序

訓敦者何患時之偷也宗不立則祠不嚴祠不
嚴則族不食族不合則親離親離則禮亡禮亡
則義蔑禮義亡蔑則肉骨視爲途人嗚呼時之

偷極矣不可患哉夫反偷莫大於敦俗敦俗莫

則義茂禮義亡茂則肉骨視爲途人嗚呼靖之

偷極矣不可患哉夫反偷莫大於敦俗敦俗莫
急於建標標不建則教不著教不著則訓不行
訓不行則敦不反然高氏其人也遷其鄉則姓
之廟而宗之無離親焉祭而聚弔而聚慶而聚
愈繫而愈一愈遠而愈密無散族焉年歷四百
代更數姓猶一日也非郭之至邪以是爲訓教
不著乎即偷何患矣于是作訓敦

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也未有不族始者患其渙也於
是類焉易曰類族辨物患其乖也於是睦焉書曰九
族既睦患其爭也於是有大小宗之禮患其忘也於
是有大宗之廟又患其弗率於是有九兩之法世系

之官李子曰予歷周秦燕趙晉衛諸墟詢故采實未嘗不流涕而悲也曰嗟乎教之衰至此哉族之散禍之邪有庶見素冠者夫有范冠而蟬綏者夫父子兄弟亦若是偷邪齊民不足言乃衣冠之胄身之外亦途人邪問其世則無宗覈其文則無譜究其居則無廟叩其族則忻戚不相聞嗚呼先王之所以教者何乃今若斯邪教之類乃今渙焉教之睦乃今乖焉教之宗乃今不廟斯法與官之者缺邪時與勢殊邪人狃于俗然邪及涉淮漢覽風大江之南東見其故國遺俗有百年著土之民已而又聞高奧高氏之宗之族也則又嘆曰嗟乎予觀高氏而知二才之因也大

封襲五傳而高奧與高奧再傳而宗立廟嚴又敬也

族也則又嘆曰嗟乎予觀高氏而知二才之因也大尉瓊五傳而高奧興高奧再傳而宗立廟嚴又數傳而聞人生至南屏公大顯于位庸李子曰得時者亨得勢者長得人者昌中原亂則海隅罔兵是謂得時山水環則風氣結是謂得勢禮義行則乖離弗生是謂得人得時者天得勢者地得人者德高氏具焉三木備矣建標而訓以之教國可以敦國以教天下可敦天下夫合抱之木陰廣畝者其本深也得其地人以承之天必篤之矣所謂栽者培之也若高氏者雖百千世可也人苟則之同百千世可也斯訓敦之義也

原火

江西火省焚或曰火弛歟或曰火僭或曰以侈或曰
亢也燥燠之沴會他郡若邑亦火以問李子李子曰
火省無省也夫署以官立官以體正體正則德敷德敷
則才闡才以令布五者所以植邦而定亂也定則民
安民安則兵革不興兵革不興則和氣應而災害弗
作是故當令不行是曰慢期用才遲乏是曰諒力執
持靡堅屈屺洊至雖德曷行矣德沮者侮至侮則非
威孫敵授柄關鑰外徧豺虎入室體胡有焉體虧則
官具官其則署不立數者政之大蠹而天所棄也天
之所棄災害必臻然無專沴感斯應矣會亢斯焚故
曰火省者無省也亦言天棄之也夫刑賞異行勸戒

同情思也損益天之道也不棄者因行不無非有也

曰火省者無省也亦言天棄之也夫刑賞與行勸戒

同情思答損益天之道也不棄因行不無詐有變
退舍厥微著矣是故論情錄偏式法權奸不貳不特
令之上也剛柔雜措疏通敏果明毅濟之才之良也
廉平豈第罔縱惟允德之程也不疑不懼勢不敢凌
邪不可棄體之經也以是而官中外清肅吏役戾命
身之所居鬼神守之所謂天助之螯也即有災害不
害之矣此生於憂患者也若槩謂冥數泄泄以希幸
亡且無日矣或曰若是則火郡若邑者亦謂之無郡
若邑邪李子曰然矣火弛火僭火侈火亢者又何也
曰類從也予原火言其類省郡邑者厥火詳見雜
記

原壽

大壽之品六何也生而壽者則其人筋骨堅磧束肉
其氣則蓬如然好動鮮痰疾天人寡嗜欲能調飲食
亦壽亦有服氣導引之法夫無思無營混混冥冥舍
於無形神聚精凝此壽者則道家者流也道家者流
壽則神秀然不閑世務閑世務于理道罔攸恃斯德
壽者也故曰仁者壽然予觀蔡澤從唐舉相及許負
相周亞夫等則壽又亦天数故曰脩短之紀無弗命
矣窮通壽夭鮮弗定矣而世顧以爲孔子稱仁者壽
蓋言靜云遂以爲壽不可事事古人有言口樞動不
旺今信無他嗜溺然日用之履可廢歟夫憂樂喜怒

者情也即信無他嗜溺乃四者之情何歿矣堅制其

狂人信無他嗜溺然日用之履可廢歟夫憂樂喜怒
者情也即信無他嗜溺乃四者之情何歿矣堅制其
情以悖道廢履其亦不知定命矣耳故人具者形也
生者神也裁者德也戕者嗜也不可易者數也故制
形者堅存神者永知德者昌縱欲者賊順數者安知
斯五者斯知壽矣

賈論

語人曰賈之術惡人必以爲謬然不知賈深刻取羸
羨深刻則心易殘取羸羨則戕物故非大姦巧不能
踰等夷然賈亦不盡爾若爾常十七八亦其術使然
也大心神舍也深刻則耗神耗則昏眊而形不和形
不和則不能脩于身行此非術之罪哉今天下机利

莫大於鹽若貨鹽若貨散而之四方劇故鹽若貨賈
尤富實易盡力而其人則率能目語額瞬談智于尺
寸之間而窺窬於分毫之際秦者則輒揆妓女彈鳴
瑟卽肥甘綺麗車馬珍玩諸屬典諸大貴人等矣夫
賈編戶之民也而一旦音樂妓女之奉肥甘綺麗車
馬珍玩諸屬典諸大貴人等則淫侈而易爲邪夫入
深谷翳林而能得材者擇木者也處奢靡踰躡而能
制心者擇行者也是以陶朱公居置千金而顯名天
下傳于後世故不務仁義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者
非衛欲喜生之道也

作志通論

六述者存往者也作者訓來者也存以比事訓以聞

作志通論

六述者存往者也作者訓來者也存以比事訓以闡
義事以史著義以經見二者殊塗歸則一焉然自皇
帝王伯之世更丘墳謨誥不陳雅頌之音弗聞於世
於是聖賢君子託述作以寓志故曰周東遷而春秋
作宋南渡而綱相備所謂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
之矣嗚呼微哉然要有傷之焉夫志者史之流也分
例祖諸禹貢屬事本之周禮褒則竊春秋之筆風俗
寓同一之制宮室取大壯之義誦詩繫觀風之意夫
史者備辭蹟昭鑒戒存往詔來者也是以分例屬事
善惡備列褒貶見之矣五方異性則風俗雜核宮室
不自立例藝文但標其目彰善諱惡忠厚之道也故

稱志焉夫志者一郡一邑之書也史者天下者也小
故詳大則槩然其義悉於經祖焉所謂殊塗同歸者
也

蛤雀論

舟見舉蛤者形猶雀也茸茸餘毛焉李子曰蛤知其
雀乎雀知其爲蛤乎蛤奚弗雀也且雀入水也雀知
之乎水入雀水知雀乎雀未入水知非水乎入水知
水乎易翔爲潛倏沕冥焉絕林遊淵剛柔異質性情
遷焉靈同形殊穀食波食有喧無喧截喙殼涎寸肉
內含臻臻延延飛沉漠焉烏鵲其友今魚鼈鄰雀不
知其蛤蛤不知其雀孰究厥端陰陽變化玄之又玄

陰陽不自知知之誰乎闔闢脩短委厥時爾故求固

知其蛤蛤不知其雀孰究厥端陰陽變化玄之又玄
陰陽不自知知之誰乎閔闕脩短委厥時爾故求固
者雀乎雀者也

叙松山小隱

銅陵徐君墅松山之旁自稱曰松山小隱五山汪子
者徐之姪也言于李子李子曰嗟徐君隱乎小乎然
予聞之矣人也固斯人之徒也立弗遺世行罔離群
居匪殊域乃稱曰隱又自小之斯殆寂乎囂者也夫
囂者焚綸塵溷之名而隱之反也是故高人之于天
下也惡囂之賊已也于是思超然以自脫恬而不焚
靜而不綸潔而不溷清而不塵凡以保寂破囂焉爾
而乃舉眼無可意之事開口鮮契心之友和通有轆

輻之擾孤亢多危疑之憂于是乎即山居焉以泉石
猿鳥足以寂吾而絕器也又撫松盤桓焉以厥毛可
衣實可茹厥風瑟瑟可聽厥色冬青厥根苓食之壽
是之謂隱然君子弗之取何也以行之非中也夫人
有仁義中正之彛以成身也有耳目口臣四肢之嗜
以全生也有父母妻子君臣朋友之倫以振經也若
一切山居而松游惟隱乎舵是絕物之行也大寂器
不于其迹于其心者也故處焚而恬者真恬者也在
綸而靜者實靜者也於溷而潔者能潔者也居塵而
清者大清者也夫徐君者固有人道之倫仁義中正
之彛者也耳目口鼻四肢之嗜度而不逾孤而無危

尤而無疑和而無極通而靡隨是跡器而心寂者稱

之彛者也耳目口鼻四肢之嗜度而不逾孤而無危
尤而無疑和而無抗通而靡隨是跡囂而心寂者稱
之曰隱又自小之殆是之謂矣汪子曰嗟達人知言
上士明心李之謂哉吾徐之爲人也處輻輳塵紛之
區而有泉石猿鳥松風殫苓之高烟朋霞侶登吟坐
嘯雖日有餘情而仁施義懷厚化敦俗見斯爲之矣
故不山而山不松而松不隱而隱是曰小隱李子曰
嗟予讀殖貨志矣以今徐君觀之而知遷之言過也
其言曰巖穴隱處之士設爲名高者亦以利耳信斯
言也則伯夷爲矯巢由爲僞開倉賑饑者爲沽名解
衣救寒者爲飾譽以今徐君觀之然歟否歟予故曰
讀殖貨志而知遷之言過也汪子曰惟誠動天徐君

五十無子後闕十年不字今乃字足以占其非利而
爲之矣

說農贈薇山子

李子明農于大梁之墟有洞微先生者過觀焉李子
無患而脩具先期而戒種相壤以遵播驗粒以斥惡
竭力以勤本警惰以集事守一以俟時節財以浚源
蓄衍以防歉洞微子曰善哉子之農可以喻政今杞
之政其人乎李子曰予鄙人也痴痴混混馬牛未耕
問耳挹雲氛卧桑陰聆禽音焉耳奚政之詣也子證
之杞洞微子曰杞之尹薇山子者少而飭躬長而勵
行敦禮嗜文保貞馳間藉之白茅射隼高墉邦農之

脩具者乎其臨政也滌穢剔垢範才效良操綱展目

行敦禮嗜文保貞馳間藉之白茅射隼高墉邦農之

脩具者乎其臨政也滌穢剔垢範才效良操綱展目
程猷經謨非先期戒者乎大結則斫小結則斯剋之
用剛懷之用柔蒲鞭示辱桁楊威暴非相壞播者乎
敗群之羊必除梗類之草必鋤非驗粒以斥惡乎夙
興夜寐無小弗親無隱弗究無瘼弗詢非竭力以勤
本乎錄善獎能恕難務愚日計歲期亡業者復游食
者務非警惰以集事乎不違道而干譽不矯情以釣
名不飾言以要進不捷徑以求速非守一以俟時乎
政之行也則均衆寡定伸縮息喘止呻抑過埤損儲
羨慎餘敝帷罔棄木屑是收非節財以浚源蓄衍以
防歟乎李子曰予之農于墟也第知痴痴混混焉耳

不知祀之政似也洞微子曰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夫
事萬而理一者也梓材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
脩為厥疆畎李子遇杞士于郊東傾蓋班荆而坐以
洞微子之言質焉士曰予挾簡策誦先王人也杞尹
則知之矣不知其政也李子曰請言其尹士曰劉之
尹杞也吾見其官理民治教行政清焉耳而不知其
具何也見其豫而立備而無患焉耳而不知其種戒
也見其淑慝區彰瘴明焉耳而不知其相而播之也
見其善人多而猾賊匿焉耳而不知其驗而斥之也
見其繁剝而錯剖壅決而焚解焉耳而不知其竭力
勤之也見其荒蕪闕疆場飭焉耳而不知其警備集

之也見其不矜已不凌物焉耳而不知其守一俟之

勤之也見其荒蕪闢疆場飭焉耳而不知其警惰集

之也見其不矜已不凌物焉耳而不知其守一俟之也見其乏不懼匱不憂馬耳而不知浚源防歛之有道也李子曰甚哉杞之政以農也洞微子得其內士得其外外者其巨也內者其細也細功也巨效也甚哉杞之政似農也薇山子之所行也例邑有異政三年則旌拔焉薇山子未三年獨旌拔焉他邑丑聞之賢也面以之赤下也吐舌警惕洞微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之官子不求之身而欲達之官而欲異等拔乎李子曰粗者精之寓小者大之始近者遠之自以杞之政政于國國不治乎以杞之政政天下天下不平乎薇山子行矣子痴痴混混農間日望子矣

叙九日宴集

嘉靖四年九月九日趙帥觴客于青蓮之宮懽焉于
是空同子立韻賦詩焉衆和之哀然而珠聚爛然而
錦彰主人賡焉鏗然而卒章賓主旣洽氛翳載廓霜
清日晶臺殿下陰鈴塔警風林影飈瑟落葉乘之旣
昏復白皎皎布地蓋不知月之在天也空同子覽于
衆詩乃喟然而嘆曰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天天下
百慮而一致故人不必要同同于心言不必同同于情
故心者所爲懽者情者所爲言者也是故科有文
武位有崇卑時有鈍利運有通塞後先長少人之序
也行藏顯晦天之畀也是故其爲言也直宛區憂樂
殊同境而異途均感而各應之矣至其情則無不同

也行藏顯晦天之畀也是故其爲言也直宛區憂樂
殊同境而異途均感而各應之矣至其情則無不同
也何也出諸心者一也故曰詩可以觀是集也趙帥
張尹則彙征有期藍帥白帥王師則剝牀未釋丁尹
則不遠復者也黃子和子咸丘園之賁左生和生則
利賓于王者也故曰人不必同同于心斯之謂也

贈蔡氏

蔡子輟河閩之寄而守備平江介其行也其友祖馬
北海王子爲之賦江漢曰江漢湯湯武夫泚泚封丘
黃子爲之賦址山曰齊力方剛經營四方歛鄭生爲
之賦無衣曰王于興師脩我戈矛李子曰竊聞之守
者對攻之名備者先事而立之義也故兵非不攻也

不上攻也非不貴機也備者無患也書有之矣孔子亦曰凡事豫則立豫者固備之義而事之先者也蔡子者武蔭而文登者也度機審勢銷患於未形不在茲行乎天塹不江蔡子者塹乎於是爲之賦六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題史知江山雪圖後

雪之天黯霽凡雲色異獨雪同詩曰上天同雲是已雪之山巔不骨谿壑淺蹊徑迷雪甚則樵不入雪之水雲同天一有舟蓬白而人簑笠之則水見矣雪屋簷直或明其因柱然不見矛與瓦雪之驢下視交競若臨窞蹈穴雪之人目曠而神斂眩眩然光奪之也

雪之木枯則白其土皮花葉雪則皜其心雪無風則

一若臨窻蹈穴雪之人目曠而神斂眩眩然光奪之也
雪之木枯則白其土皮花葉雪則皜其心雪無風則
勻勻斯書矣即如筆弗畫弗勻之雪何也勢使然也
畫之勢貴粗盪近詳遠畧情貴雅而包意貴減而宛
氣貴豪而洵色貴凜而潤五者雪之良者也李子嘗
論及畫事田生曰其惟史痴乎江山一箇近之矣是
圖今落于吾家李子取而觀之曰微痴吾誰與言雪

題三王詞翰後

夫壽而永之存乎愛門而德之由乎敬傳而遠之繫
乎言亡而生之本乎息永莫如仙瑤池有媛之仙者
也禱人之王母而七母之百愛其愛也然必德焉稱
是謂初孫之懿闡懿彰德敬以之矣孔子曰言之不

文傳而不遠故愛非言曷昭敬非言曷顯嗟王溪子
頌而宛歟端溪子音而展歟龍湫子暢而簡歟夫三
子者言足以闡矣然義垂乎永情觸於思故蒼谷子
誦其言而淚詠其音而悲蓋傷其王母之長歸故曰
亡而生之本乎思

題明遠樓詩後

夫握樞居要則意飄江湖處幽履閒則心懸魏闕所
謂情以地殊音由感發者也矧登高能賦古稱大夫
之才而采詩觀風今有監國之任者乎紀元之歲時
菊載華茲筵是開四千邂逅千一樓俯倚嶽覽長河
眷焉有感于斯游爰各賦詩一首嘉靖元年秋九月

看鳥有感于斯游爰各賦詩一首嘉靖元年秋九月

也

題琴竹詩後

不音而音者用之心者也不物而物者資之深者也
不聲而聲者託諸吟者也心之用莫如琴深于資莫
如竹吟而託之則詩生焉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
資愈深資愈深則心之用廣矣是故君子貴琴焉非
專于音也貴竹焉非物之也又必詩焉雖聲而非聲
也嗟陳子胡爲琴嗟郢子胡爲竹胡爲吟知斯義者
遐哉憂乎

毛監察登樓詩跋

夫陽春雄于寡和白紵侈于衆歌均之爲調何難易

頓殊也元首之歌倡也賡繼然孔子與人歌也則又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何也豈非同情者感同聲者應歟今觀毛君登樓之什而詩之道見矣詩云伯氏吹埙仲氏吹箎感應之謂也

題東庄餞詩後

夫天下有必分之勢而無能已之情蓬飛梗流忽聚倏散斯其勢能必其不分哉孔子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夫既東西南北人也于其分不有悵離思合者乎於是筵於庭祖於道觴于郊嬉于園不有繾綣踟躕者乎斯之謂情也情動則言形比之音而詩生矣夏公之撫治鄖陽也諸公筵之祖之觴之者故無不

用其情矣乃今又嬉于吾園寒初英拔柔條驪車既

夏公之撫治鄖陽也諸公筵之祖之觴之者故無不
用其情矣乃今又嬉于吾園寒初英拔柔條驛車旣
駕旌旗向東不有悵而思者乎然莫之能留也故必
分者勢也不已者情也發之者言成言者詩也言靡
忘規者義也反之後和者禮也故禮義者所以制情
而全交合分而一勢者也

朝正倡和詩跋

詩倡和莫盛於弘治蓋其時古學漸興士彬彬乎盛
矣此又運會也余時承乏郎署所與倡和則揚州儲
靜夫趙叔鳴無錫錢世恩陳嘉言秦國聲太原喬希
大宜興杭氏兄弟彬李貽教何子元慈谿楊名父餘
姚王伯安濟南邊庭實其後又有丹陽殷文濟蘇州

都玄敬徐昌穀信陽何仲默其在南都則顧華王朱
升之其尤也諸在翰林者以人衆不叙自正德丁卯
之變縉紳罹慘毒之禍於是士始皆以言爲諱重足
紮息而前諸倡和者亦各飄然萍梗散矣賴 皇帝
明聖斷殛元惡伸拔英類於是海內之士復矯矯吐
氣此又一運會也而顧君之起以開封知府歲覲都下
乃有朝正倡和之詩蓋余不聆此音者數年矣今一
見見之誰謂異於空谷斐然者哉然倡和者五人而
已而其詩顧猶多憂讒念歸之辭則余不知所謂矣

先生集卷第五十八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九

空同先生集卷第五十九

北郡李夢陽撰

文

雜文二十三首

文

銘

贊

凡三種

哭白溝文

答旱飈文

禱旱文

其二

謝雨文

白室銘二首

獨對亭銘

井銘

六合亭銘

端親銘二首

石几銘

孔子贊

大舜贊

齊太史贊

三仁贊三首

宋龍圖閣學士范公畫像贊

鍾植贊

劉文華畫像贊

雜文二十三首

哭白溝文

正德二年閏月初吉予與職方王子俱蒙放歸南道白溝之野往白溝之戰王子伯大父予曾大父死焉百戰憤痛爰託於斯文

嗚呼嗟哉此何流兮皓沙千里霜霧四興荒濱斷岸陵沉谷崩積骨成丘衝波沃雲月星夜昏殺氣晝屯粵春事之既載迺予邁于茲野覽殘墟以掩涕寒故

柵而維馬暄冰泮而復峙辰物鬱而未申日蒼莽兮

粵春事之旣載迺于邁于茲野覽殘墟以掩涕零故
柵而維馬暄冰泮而復峙辰物鬱而未申日蒼莽兮
將墜天慘惻而愴神前儔侂以驚顧追侶悵而增感
趾欲進而躑躅哽歔歔乎內惻爾其龍蛇鬪爭雌雄
未決戰形闕兵營列乃有秦楚善戰之士齊晉詭謀
之生接軌方轂抉地維而割天門甲光鏡四野戟枝
亘長雲鉦鼓鳴兮河海竭軍聲振兮山岳裂嗟時弗
利甬道絕弱之肉強之食飲人尿咀馬革遂爾橫屍
蔽眇崇嶺截流哭聲震天漂血成溝賤至臺隸責或
君侯刃剗其骸戈穿于喉踐爲土沙壘若陵丘魂營
營以無歸骨交加而卧霜鬼啾唧以宵嘯人慄慄而
斷行風陰陰以四起折鏃朽髑雜瓦礫兮飛揚嗚呼

此為何流而有斯戰場邪竊嘗究性命之原推興替
之端民死等于鴻毛亦有重於泰山彼短兵兮既接
砮天傾兮地搖乃有晴被刺而不轉膚受剗而弗逃
此結纓抗論之夫甘心烏鳶之口膏野草而罔顧者
也猗嗟我祖生為士雄死為國殤岱華摧而敦支玉
石灼而並戕委英肝于塵沙滅聲景而永藏雷霆結
而迅音烟飈烈而怒揚神怳怳以縹緲馮悲氛而望
故疆猥小子兮何知續箕裘之末躅愾時命之難忱
懼遐耀之堙辱憤原隰之哀棄束無棺而葬無塋陬
墟壙以冥索林莽杳兮縱橫腸紆迴以崩裂涕闌干
而染纓物何微而 昌德何遠而不存軫將發而復

結托哀響于茲

而染纓物何微而
昌德何遠而不存軫將發而復

結托哀響于茲六

咎旱飈文

二年丁卯自一月至於三月不雨怕風窈冥晝

晦李子於時寓大梁之墟作文傳曰借怕賜若

霧怕風若咎在言與思京房曰欲德不用厥災

荒又曰顛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大風天黃

雲乎將興飈為厲兮陰陽將交歛使離兮聲威鼓烈

繫誰怒兮屯膏弗降孰之咎兮吁嗟汝胡不仁兮亶

不畏民不畏天兮揚沙晝晦拔林木兮既顛我禾又

發我屋兮實英蔽天雨霾飈飈兮湏湏洶洶若摩軋

兮樹無留柯彼羽族安托兮殪穀破郊賊物和兮虫

李... 卷... 五... 三... 餘... 山... 辛...

獸惶擾塌翼血趾負嵎喙兮吁嗟汝寧茲遂兮日月
喪魄天地易位兮五星錯而背行寒與暑其倒置兮
三川皆震龍失勢兮巘谷崩衝轟砰礮磑騰潮沃日
灌太空兮莽千里乎無人塵冥冥征兮城廓晝閉慘
光精兮嗚呼天監臨四方明明厥維亦孔章兮聿茲
若罔知哀我民罹兮諄曰已矣哉天既不弔而予何
為獨憂苟使豐隆秉鏡而不同兮豈屏翳之足仇彼
兩師又容與兮曰匪予之承電熒熒以飲耀兮畢翕
翕而將興畢為車嗟爾今之人胡憐莫懲

禱旱文

伏念日者春膏未
夏暘轉亢虐炎毒蒸焦我嘉穀

睿我六畜百姓
四境告災其等閔焉抱憂中心

伏念日者春膏未

夏暘轉亢虐炎毒蒸焦我嘉穀

瘠我六畜百姓惻

四境告災某等閱焉抱憂中心

如焚食弗甘味卧靡寧席蓋數月于茲矣零神無應
籲天則高踖踏內咎咨嘆無聊竊念祥異之來乖和
是基是以婦寃致旱獄決獲霖揆昔諗今卓有顯徵
意者某等鎮之寡道憲而未貞漏奸什良政乖法頗
田畝困而無伸閭閻怨而罔開不然何雲興遽散垂
雨而風塵霾晝曠星河夜明宦之不職神宮是殛元
元何辜罹斯慘極某等伏又念大嶽巨靈生命攸司
豈宜舍其有罪殍我群黎民無子遺犧牲疇供黍稷
弗繼神祀或窮秉誠洗心齋沐告神造雖靡躬情則
篤至惟神鑒之惟神之賜

其二

某等伏念百穀布地二麥幸秋雨澤鮮少恒暘轉亢
實青而乾苗芄而稿風霾熱濁蒸爲癘疫飢病枕藉
餒屍載途哀哀我民罹茲慘毒日者抒悃告神責躬
祈福而咸晦未通屯膏罔濟是以雲垂垂而飈興雨
微微而日出土夜濕而晝焦禾晨霑而夕凋某等伏
又思休咎徵事箕範有文祥異從人京傳著訓顧斯
亢陽之虐必由乖政之致某等疆土是職救災寡術
觸目抱懼捫心慚慙每欲以功而補愆神其鑒來而
宥往夫好生者天地之德矜迷者神明之惠尚昭昭
而溥賜庶恟恟而懷潔牲用陳芬醑是薦我心或

欺神則殛之無殃

惟神鑒之享之聽之謹告

而溥賜庶柄柄而也懷潔牲用陳芬醑是薦我心或

欺神則歛之無歿也惟神鑒之享之聽之謹告

謝雨文

伏以日者陽亢旱虐饑歎疫癘民弗堪災某等憂懼
靡寧布誠禱神荷蒙昭昭聽察赦愆矜愚憫窮悔禍
三日之內驟飈暴凍霑灑遽至雖土膏未接禾根未
濡然神之格我佑我亦云驗矣某等伏念天地之於
物猶父母之於子父母不棄改過之子天地宜鑒洗
心之物尚冀自今震雷時奮甘澍普零俾公私各足
黍稷有馨庶報神無匱竭之虞元元有更生之望我
牲鮮潔我酒清冽敢以謝神敢以再祈于也惟神
鑒焉謹告

卷之五
五
祭

李子崑室貴州署堂南掃地而鏝壁上繭旁聖

白室銘二首

李子崑室貴州署堂南掃地而鏝壁上繭旁聖

宵然而矐銘曰

雖有至潔弗慎則汚雖有上智罔念則愚至人皓皓
游心厥初大虛為輿恬御靜驅細人絢志斯追斯琢
役采捐質離奇紛錯維室生闇維虛生明維厥至人
光凝素行介圭之璞玄酒之馨匪伊勿則含淵乃貞

二

夫白生虛虛生明固美然必與室異乎能新其汚而
不能必其不汚非室也非需人以立者乎由中而出
發于言而作於行也
回安所需乎是故後汝繪事澧

而不緇觀于爾室

邪否邪

發于言而作於行

回安所需乎是故後汝繪事

而不緇觀于爾室

六邪否邪

獨對亭銘

獨對亭者白鹿洞書院亭也亭在書院東枕流
橋北岨上朱子舊遊處也其下則峻溪湍灘衝
縱乃其岨下广而上砥陟亭西向適與五老峰
對又岨間剡風泉雲壑字大如斗亦西向故曰
獨對云獨對者前副使提學無錫邵公所名也
詳見其所自記後十年而予來陟其亭夫獨之
言孤也對者主賓也方吾之未來則所謂五老
者固謂吾賓也及既來也陟亭而對之則吾非
若主邪何也亭吾亭也夫亭不吾常一往而一

來曰獨對何也大化流行而不停往者去之來

者主之我既主之則雖謂為獨對不過矣自有

茲峰也周匡氏漢巖下老人唐李白氏李渤氏

率皆來率對宜皆曰獨然而邵公不與也其言

曰仁者壽五老峰壽朱子仁是宜獨對方我為

之主對固我也其往也不謂我獨也此其人高

下之倫造詣淺深次第學術端邪之等不於斯

而占哉且匡氏巖下老人吾不知其何人矣然

而白也予知其文也渤也予知其節也夫二者

猶不得獨與也對然則來主是亭者盍亦思所

以獨對者也予無似追昔從邵公講道許下

今並餘年矣謂繼官而同城均業共職有茲

以獨對者

予無似追昔從邵公講道許

今並餘年

謂繼官而同地均業共職有茲

來也白顧品下詎淺志難端而履弗力於亭今
即主也然逆知來者不與也孔子曰我欲仁斯
仁至矣願及茲勉焉以副許下之盟乃爲亭銘

銘曰

巖巖五峰若翔若垂當其東南我亭對之惟混沌初
磅礴賦形彼得其峙我得其靈其靈其峙一元所爲
曰靜曰壽仁者如斯於穆岩洞嶺廻溪環桂松盤盤
學官是基鼓篋摠衣四方攸歸弘本立教爰自考亭
人遺跡存岬剝熒熒如日如星邵子爰構獨對斯峯
於微紫陽孰並而當淙淙者澗有源有泉不有哲民

全錄 卷五十九
疇開我先五峰巖巖永斯在斯跡殊理同哲其我師
作銘于亭來者式思

井銘

故井崩塞汲溪焉飲春夏交溪毛茂芋蛇虫毒
可虞也正德八年冬至予至南康府使學生劉
峻往書院視地掘井得諸亥方厥日甲申是日
也南風至穿上數尺石阻集力除焉始艱而終
利有泉上涌甘冽然慮溪侵也布堊其底覆石
泉旁出焉甃輒而上石牀約口五日而井成余
究惟易義釋子心譬旨乃爲井銘銘曰

厥道流形水行地

導之斯湧無卑無崇惟愚靡爲

于潦于滄爲不及
是日中廢於井斯肇亥位廬麓

厥道流形水行地

導之斯湧無卑無崇惟愚靡爲

于潦于澮爲不及

是日中廢於井斯肇亥位廬釐

源源澄冽匪溢匪竭艱始終利孰曰匪力靜止用發

惟義之則含陽潤陰炎寒冬熱勿鮒勿慕九五終食

出時溥施視受爲容吸華茹甘挹之必克濯煩滌汚

費而弗勞爰薦神明以享以苴彌遠彌馨聖澤攸陶

六合亭銘

仰觀俯察八荒在茲處高見大登之自畢來者敬聽

勿遽勿疑

端硯銘二首

世以眼貴而汝無此人其瓦礫汝

二

六字通河... 卷五十九

台端若方女式虛內女式越若鈍靜亦乃式乃磨不
磷涅不緇允茲在茲相台

石几銘

李子獲石馬平而方爲几馬而銘之銘曰

色乾之清質坤之剛扣之鏗然平直靜方我有嘉林
度汝其旁汝憑汝依可詠可觴我有兄弟友朋親戚
燕無豐約來惟汝覲朝之夕之汝懽汝暱人情靡同
汝應則一浴露吞烟瑩月烜日孤貞介確光澤縝粟
雖有霜霰毒蒸屬颺侵之不入而撼之汝搖哉

孔子贊

鳳鳥不至人莫之

行廢嗟命獲麟竟悲已誠道信

萬世攸師願學謂

小子敬思

鳳鳥不至人莫之

行廢嗟命獲麟竟悲已謝道信

萬世攸師顧學謂

小子敬思

大舜贊

聖狂天淵一念則分孟欽大孝孔贊克君袵衣鼓琴
今如見之我猶鄉人雞鳴孳

齊太史贊

崔杼弒其君在分齊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
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
乃舍之贊曰

皇天厭德逆徒干經國既無人亂是用丁桓桓太史
抗言討兵舍命不渝蹈仁秉程一門三烈巖也茂名

三仁贊三首

殷喪厥馭女姦宄師匕天乎下蓄神罔攸依國既顛越
我寧獨支何其發嘅决于二師三諫遂行允哉睿思

右微子

於維哲人知微知彰譬言知滔天消匕是防象箸道奢
瓊宮北亡鼓琴自悲過衢佯狂洪疇翊聖朝鮮錫昌

右箕子

箕啓存祀于以殺身殷稱七竅孔贊二仁烈匕太師
實維國楨人之云亡邦是用傾鹿一玉焚麥秀谷声

右比工

宋龍圖閣學士范公畫像贊

予觀范龍圖

人其人嘉其志覩龍圖出處則

哀其時予遇

劫秦氏獲觀其畫像峩冠法服

予觀范龍圖人其人嘉其志覩龍圖出處則

哀其時予過而劫秦氏獲觀其畫像我冠法服

莊嚴弘毅蓋得其彷彿焉則又識人心不泯不

然即顧吳更生安所置毫哉子生長環慶間與

故老談龍圖扼元昊事雖古名將何加矣於是

薰沐再拜贊曰

有偉一人清明令儀三代遺才百世之師

鍾馗贊

唐有進士鬼之司直夢中誅邪帝寤驚惑雖寤匪寤

內艷外佞曾無如馗是匡是正祿食者誰我言敬聽

張將軍畫像贊

我崇我官有徒嘽嘽我服我丹有鱗盤七盤七者莽

天子之賜嘽也者徒天子之異何以異之以伐以征
何以賜之汝涉汝明北徼是清南蠻是平將軍者誰
姓張桓名於赫將軍魁軀長髯戰陣能勇處已卑謙
禮士若訥臨下威嚴動若虎彪靜若女潛將軍之馳
如鳥之過之矢之發當之者破此衛開設將官實罕
將官豈罕損於自滿於美將軍年始向強髮黥頰澁
簪力載剛萬兵罔雄百戰匪奇慎終如初文王我師

劉文華畫像贊

劉文華者大梁之逸民也脩而弗耀老而靡怠
潛於孰顯於醫訥焉如愚有而罔居君子哉君
子哉贊曰

嗟乎文華人貴之也衣布

子哉贊曰

嗟乎文華人貴之也衣布

利人之趨君篤者義勢人之附

金不出鑽玉隱于璞一壺懸市百錢

韓康賣藥彼曉彼啾我守之訥彼侈彼矜我守之約

嗟乎文華聚衣內文宮鐘外聲閭黨敬禮月旦優評

鄉飲是賓古貌古服膺禮戢休而安而毅昔稱長者

今觀有恒厥像儼如令儀可徵

同集
卷之
九

十一



江先生集卷第六十

空同先生集卷第六十

北郡李夢陽撰

文
文二十五首

箴
戒
頌
辭
誄
對
解
字義
凡八鍾

六箴六首

六戒

榮養堂頌

三仲頌

邃庵辭有序

挽歌辭

許子誄有序

月塢痴人對

虛里子對

馬對

郁郅子解

直臣字義

維極字義

董生兄弟字義

弟汝含字義

雜文二十五首

六箴六首

太僕儲先生曰人有六事心事身事家事官事
人事文事空同子聞之曰嗟乎有非在我者焉
如彼何著六箴

心一

不可對人言曰慝言之而不行曰惑行之而不至曰
畫非所存而言曰賊亡是而靡獲自盡則天也

身二

烈女能必其已之不污不能必其天之不愚時之弗

踰夫是則烈女也已

烈女能必其已之不污不能必其天之不愚時之弗踰夫是則烈女也已

家三

有負郭田百畝蔣桑數十株可以聚廬矣進竭其躬退爲耒夫不亦可乎

官四

君子狗道志士狗名嗇夫狗利是究是圖毋覲厥位

人五

信道莫如守已省事莫如寡交君子曰中古貴施報苟以禮至斯應之矣

文六

古之文以行今之文以葩葩爲詞腴行爲道華礎彼

髮柰何

六戒

匡衡曰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李子讀而歸之著六戒

太察一

容以畜衆察則無徒先民有言毋及淵魚厥昔聖王瑱耳續目聰罔弗悉明靡不燭

壅蔽二

聖明四目復達四聰縣鼓置鐸維恐弗通顛任生奸

備聽生讒芻蕘罔遺大道之咸

聖明四目復達四聰縣鼓一置鐸維恐弗通顛任生奸
備聽生讒芻蕘崗遺大道之咸

太暴三

勇以陽奮強以義發用之弗端不殄伐受絕於武
祭隕于湯秦政弗戒二世而亡

無斷四

匪陽曷舒匪陰曷藏弗濟以義一曷由藏孝元優游
漢業用墮衡丁其時空言式悲

後時五

有虞鼓琴穆穆其和及聞善言沛若江河王者之德
應時若響居則山靜動則颺往

遺忘六

衽席萌變蕭牆伏憂遵數射鹿歸而忘牛武事四夷
海內虛耗垂暮攸省輪臺有詔

榮養堂頌

彼美者堂有南其戶前臨伊闕緱氏嵩阜文杏爲梁
蘭橈桂柱誰其居之樂彼壽母桓桓大夫建旄茲土
夕之晨之登降堂只豐膳孔時籩豆纚纚剥有肥羜
膾有文鯉維是大夫崇志遠辱人以體養我養者色
夙夜寅畏內訓攸服洛水泱泱貫于斯城母氏壽康
子也令名

三仲頌

湯湯涪水流清源巨誰其濬之爰美爰聚珠必駢輝

鷺豈孤翥瑤海旣光赤霄攸照伯氏明經郎曹發礪

湯湯涪水流清源巨誰其濬之爰美爰聚珠必駢輝
驚豈孤翥瑤海旣光赤霄攸照伯氏明經郎曹發礪
賈帷載舉召棠繼育大國用監汝相汝卿仲游蘭臺
李也黃扉豸冠鷺紳分直彤闈爲草指佞爲羊觸邪
如桂之馨如玉之華是曰三仲一門萃之萃之伊何
三仲連芳歷祀三十乃驗乃彰事有豫定神有前識
易垂餘慶書闡陰隲匪善匪積厥夢詎獲

邃菴辭有序

石淙夫子舊居京國有室一區突靜幽紆左園
右史前授生徒是之謂菴而稱邃焉愚也竊嘗
慕之而未獲遊也後夫子提學關輔愚始得隨
鄉邦士搢衣講坐下然自限限於勢分未幾竊

科第輒復違去不得從容左右如菴中諸子卒業以立於世而有私幸究緒論遵顯則若有自得焉者雖不敢自謂得其門而入亦不敢苟焉以自棄乃作邃菴辭以志愚衷辭曰

蓀壁兮桂宇
藟檫兮在下
水滴瀟瀟兮溜渠
蘭葳蕤兮當戶
菴之構兮何所接
紫闥兮崇期
菴何爲兮閉寂
窈琴榻兮參差
蔽脩櫳兮連延
錯饒甍兮委蛇
穆空洞兮內啓
豁庶隅兮外直
回巷前通兮嘉樹
後植邇莫可探兮遐乎
可卽匪邃曷名兮
厥惟菴德菴中兮
何有正佩兮青衿
惠我人兮不私
况以心適我人兮
可矣可榻可棟
可楹兮維菴是學
亦惟兮

兮西遊斗暉
暉兮晝揭嶽巖
巖兮夕秋予邊
鄙兮賤

采可桶可棟可楹兮維菴是學亦惟兮
兮西遊斗暉暉兮晝揭嶽巖巖兮夕秋予邊鄙兮賤
夫悵瞻菴兮弗早幸門墻兮未麾矢貞心兮恒保

挽歌辭

中庭闕兮今日何日總帷揚兮苔生於室悵遊子兮
西歸木飈飈兮風振悲邈山川兮愁嘆興望城闕兮
魂若崩歷故堦兮弔叢諼白露隕兮霜霰繁椒酒兮
桂漿羞余珍兮杜蘅神曠恍兮若來奄踰佚兮逝不
回柏輻兮杉槩文幢兮素旌送完壁兮山阿從君子
兮允寧

許子誄有序

正德三年歲在戊辰六月己巳工科都給事中

許天錫卒李夢陽曰嗚呼哀哉許子乃作誄曰
閩產其傑受命端固孤行介直踐道靡豫爰放厥辭
靡屈靡究執言不回貞厲獲咎懷誠匪察瀆經自効
踰中奮志白刃是蹈義同尸諫信勇可悼伯奇申生
厥履是紹

月塢癡人對

張生含者金齒人也含侍其父南園大夫於京師嘗
從止郡李子游李子居梁也有繻月塢癡人者見焉
見之則含也李子曰子奚斯稱也張生曰含蓋塢於
郡之大保山業焉月東出則對塢而升光燭形應割
焉顏破遍映曾入虧蔽流徙放

白槐簾皮

溢含也於是出塢而立仰而視俯而睨恍乎若失已

馬顏破邈映曾入虧蔽流徙放

白槐籃車皮

溢含也於是出塢而立仰而視俯而睨恍乎若失已
充乎若有獲也久之塌焉而忘李子曰嗟冥哉且予
忘者月乎塢乎張生曰含始見其岩矸焉木爛焉暝
析實浮虛繫谷冷風淅已而耳更目易迷不知所精
發靈飛飄若鴻翥矯若霞舉不知孰月安知孰塢山
中人有呼含者含兀兀無以應也於是山中人走告
南園大夫曰而即癡於是大夫乃亟召含問故含兀
兀無以應也大夫乃大驚撫含背曰兒真癡邪於是
遣含復北游於京師夫安一枝者難語天池之運據
腐之鳶仰而嚇鵠者非其智不如也處小則大者昧
恬於幽則熠乎眩故觀廊廟鐘鼎之盛則事功之心

與覽聲文冠冕之會則進爲之志增與四方豪傑友
則識廣學登於是冥寂可移而癡可遺也李子曰大
哉大夫之教子也含歸何也張生曰方枘圓鑿雖公
輸不能強之使入故材有異宜性有難移彼巧我拙
彼佞我訥彼通我塞是以諸弗入也京師識含者不
謂含弗入也顧咎含曰子奚不仕含兀兀無以應也
乃又咸大驚曰南園大夫兒癡含自笑曰後癡人癡
前癡我癡吾人癡乎寧我癡乎於是月塢癡人稱焉
李子曰異哉若是則子之癡瘳且有時矣吾不予病
而子之幸

虛里子對

虛里子問於龍溪公曰敢問處世有道乎龍溪公曰

虛里子問於龍溪公曰敢問處世有道乎龍溪公曰
有渾渾默默惟道之極窅窅莫莫惟神之窟虛里子
曰異乎吾所聞君子礪人之爽告人之穀於是龍溪
公勃然變色曰迂哉遐乎子之言也且子以若爲爽
非欲其靡爽邪若不以子爲欲其靡爽必將曰是誠
詬我必孽子之短還而詬之曰亦猶吾子之礪我也
語若以穀若不以子爲欲其穀必將曰是誠襄我襄
之必思以加于子者復之曰亦猶吾子之告我也二
端交戰于中故面然而背詆公與而私忌群議而單
誑如是有不危邪夫馳譽者世之恒情希勝者士之
通患今徒示直以賈禍吾竊於子弗取矣虛里子曰

予成若德焉耳知不知奚恤焉苟有以復我適我乎
益苟孽我奚辱焉龍溪公曰惡是何口歟愚龍溪鄙
人也往有翁出龍溪之野見巨卵石口雙以歸伏以
舒鴈居頃之剖子鬼顙尾殺蛇身四心青黑班若鱗
是日瑞氛鬱盤紫氣亘下上翁大驚喜祝曰茲殆龍
子天錫我祉龍子性劣惡好緣樹騎屋翻盆倒壘生
之日鷄犬咸鳴走龍子又嗜血食翁顧無所得血食
若且怖於是齋沐諏日請龍子詣溪焉適有婦浣于
溪龍子擊殺食之其家因即擊翁曰是翁家物後數
年夜雷電有龍降翁室統其故巢三匝而去夫今之
欲成人之德者不為豢龍翁幾希矣故君子之於人
三宿而後見非崇敬也三年而不言非貶行也誠不

三宿而後見非崇微也三年而不言非貶行也誠不通則交不固中不孚則聽不入故楚客以售璞遇刑齊人以操琴蒙詬國佐以語盡見殺屈原以言直殞軀柰何逐汶汶之煩而招訛訛之議乎虛里子於是轆然咲曰子之言似矣獨不曰拯溺不畏濡履抃焚不惜燎衣必欲爲渾默窅莫之行必蚓而後充者是豈可哉龍溪公艷然不悅曰子不聞坤著括囊之文蒙闡擊蒙之義詩申玷去之詠傳立守瓶之訓信如子說則三緘之鑄孔子奚取焉二子爭論不能決明日以其言質諸中河子中河子不荅鼓枻而去歌曰瞻彼中洲兮有鳧居居翔而復集兮擇匹而游渴飲

李空同全集卷之六十一
水芹飢餐吾魚夫復何求兮

馬對

秦子北遊京師墮馬傷足時郁邳子亦有霜露之疾
二子共巷而處郁邳子素善秦子居頃之謂其門人
曰西不有秦子乎然吾門其人矣非所謂守道自信
者邪於是作黃鵠之歌以其門人上官氏為使往遺
秦子秦子是日會使使來遇諸塗使異其事各反於
主而後交焉久之秦子愈先造郁邳子遂及墮馬事
郁邳子強起問故秦子曰吾南產也不習馬出卒假
人焉即不解良惡是以墮耳郁邳子曰異哉言也且
子能盡習天下之馬乎曰不能能盡解其良惡而後
假乎曰不能曰二者既不能矣子能終身棄馬乎曰

子能盡習天下之馬乎曰不能能盡解其良惡而後
彼乎曰不能曰二者既不能矣子能終身棄馬乎曰
又不能曰子墮馬傷何曰傷足曰幸若是鄆使傷藏
絡捩脰磕腦抉背毀齒子尚能即起邪殆哉殆哉秦
子聞之訖言惛無人色咕咕語曰柰何先生幸以教之
郁邳子曰昔者伯樂學相馬於其師三月不進其師
曰可以益乎伯樂曰未得其骨三月得其骨矣曰未
得其神又三月得其神矣曰吾未得馬之外竟盡其
師之術乃亂歸於是持以相天下之馬聆其聲而會
其精聰其形而貫其靈然後天下無逃馬當是時也
而暇於習乎今吾子不求諸馬之外日僕也較良惡
墮且滋甚秦子於是鞮然笑曰闕哉談也千里馬常

有而伯樂不常有子以伯樂望子無乃過乎雖然伯
樂即幸而生今之世吾恐驪黃牝牡之徒得以鑠金
而刺天也誠使人衆訟堅伯樂即幸而復生故不得
破其非良也郁郢子不荅憮然有間曰夫物非天不
生非地不長非人不成故材美弗物是謂棄天芻粟
豐足怠厥力是謂戕地材物矣弗怠厥力而世無王
良造父之俦是之謂命故馬一也遇王良造父則過
都歷坳靡流景逐奔電蹠血萬里顯名天下不遇則
放之沮澤之中典鹿豕烏鳶並遊豈非命哉豈非命
哉昔有獻馬於楚王者王愛之衣之文綉處之華屋
席之露牀之安啖之棗脯終其身弗駕也馬慚憤悲
鳴蹄齧思効王一日之用王不從竟老死厩下故馬

席之露牀之安啖之棗脯終其身弗駕也馬漸憤悲
鳴蹄齧思効王一日之用王不從竟老死厩下故馬
而弗愛不如弗知愛而弗用不如無用故寧甘心沮
澤之中與鹿豕鳥鳶並遊不願衣文綉之衣席華屋
露牀之安故即有棗脯之饗弗饗也此之謂盡性以
俟天者也且子亦將俟其在天者乎抑需在入者乎
秦子出郁郢子呼上官氏記之頃之郁郢子疾亦愈
秦子客久鬱鬱不得意乃卒取學賤往教于楚下邑
郁郢子往餞之曰子記疇昔墮馬之說乎子之不爲
天下知亦久矣柰何雖然行有物色子者第行矣

郁郢子解

郁郢子寢疾杜門謝客客無以見也金城段昊過武

若飢若思若悲已而輪困於色怛怛悒悒絳絳其狀絲焚埃結氤氳靡絕發于脾滯乎心浸淫于肌腸腴理之間充之不見其際究之莫知根柢毆之未已觸之復起故居則恍焉惚焉恍若有邊步之不能端履也夢岑岑焉若將舉而控于帝闔家人驚恠詰予予茫然無以荅也故陳之鐘鼓管籥不知其爲音炫之黼黻繁縟縣瓊結綠不知其爲華啖之芳醲珍烈之品不知其爲甘故飫之不肥膏之弗澤問之莫可名象而排之不能自解也然徧國中無醫之者有玄機先生者號靈醫徃使迂之語以狀玄機不肯命駕教使者曰能置泰始之鼎無爲之榻坐我廓然之

字食我切王之饌元化之羨則迓我顧卒不能置故
厥疾罔獲瘳康子出以其言告段子段子曰予聞在
形爲疾在心爲憂郁郅子殆有憂乎

直臣字義

舉人吳廷對字直臣李子曰字直臣何也吳生曰廷
對者對于廷之名對不直不可以爲臣故曰直臣李
子曰生奚直焉吳生瞿然避席而請曰直不同乎李
子曰夫博問強記奮辭而駭人曰我能爲逢爲于此
其直以言也而未必有諸氣天威臨於上斧鉞在側
鼎鑊在前揚眉吐膽能批逆鱗觸忌諱屹然山立此
其氣直矣然退而悔焉不可謂心也古之直也莫如
史魚孔子贊魚曰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是矣

其氣直矣然退而悔焉不可謂心也古之直也莫如
史魚孔子贊魚曰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是矣
它日又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孫者非直之反乎子讀
易乎王臣蹇蹇直矣又曰遇主于巷又曰納約自牖
一何曲而徐也夫水性曲而木則直二者愚夫愚婦
所知也木生石底不側出不獲達而建瓴屋眷水之
下也雖賁獲之勇不能使之曲也故臣無二道而直
有五義一曰言二曰氣三曰心四曰時五曰勢生也
奚直焉吳生曰願聞其詳李予曰夫直人者未有自
不直者也故隱污之行行於家而光大之議揚於國
共驩其身而以堯舜之道責君者此所謂言直者也
非直之實也故言者其華也氣者其充也心者本也

時者逢也勢者用也故直言者必氣直氣者必心識
時者先幾審勢者有爲五者而能全則聖矣殷之三
仁或去或不去孔子之無可無不可是也孟子論氣
曰直養而無害易曰敬以直內學之事也通乎上下
者也生也奚直焉吳生於是俯而思仰而嘆曰大哉
對也往謂臣之直也問焉如蕢焉已矣諍焉如雲焉
已矣犯焉如兇語黑子云焉已矣而不知直之義若
是浩也乃今聞教矣

維極字義

劉峻字維極何也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峻者高
大之名然不極不至天不天不可謂學也故曰洋洋

乎峻育萬物峻極于天首滿山也故或稱峻焉繼之

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道猶山也故咸稱峻焉繼之
以極夫然後高大備矣孔子贊堯曰大哉惟天爲大
惟堯則之而史臣亦曰克明峻德史之峻孔之由天
歟惟堯極之不堯則之哉而論者則曰六爻莫極于
上聖人訓辭垂戒焉故龍極曰亢城極曰復于隍鳥
極曰翰音登于天而不知易時也有位焉二者非在
我者也故道以極成時以極厲位以極危成以達天
時以規動位以行時而後學之義備矣峻生長臣獄
間瞻崧高者也而復業詩書誦法孔子末遊予門予
名之曰峻請字予曰維極請字義予曰云云峻乃曰
天曷能即至也夫孔子不云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大之名然不極不至天不天不可謂學也故曰洋洋

乎學也

卷之六十一
除東山序

李空同全集卷之六十一
天乎

董生兄弟字義

董大夫遣其二子見李子李子問焉長瀾次潤李子
曰二子冠乎禮冠而字之吾字汝矣二子請焉曰瀾
字汝巨源潤字汝真玉請義焉李子曰吾聞君子之
名其子也必昭物以勗志其字人也必廣才以章義
義以闡訓訓以副名名以責實夫然後父有其家子
有其身名無忝實字無辱勗夫瀾者源之達而潤者
玉之發也故君子測源於瀾揆潤於玉瀾以觀道玉
以此德即末以驗本緣用以占體巨小箱形真偽以
別故弗巨弗長弗真弗光長則瀾湧光則潤永湧以

知巨來以知真是故軻之言道也稱瀾焉繼之以明

別故弗巨弗長弗真弗光長則濶湧光則潤永湧以
知巨永以知真是故軻之言道也稱濶焉繼之以明
以光耀遺本也記之言德也稱潤焉繼之以密以栗
思務體也子亦觀水乎江漢河淮天下之至濶也然
其出岷也嶓冢也崑崙也桐柏也非其本細而末巨
也亦觀玉乎瑜瑾璆瑤天下之至潤也然廉而不剝
其聲清越乎尹旁達氣如白虹非其體偽而用真也
是故君子志道求達考德視發於是乎有濶與潤之
名達必先本發以後體於是乎有巨源真玉之字本
植體實訓義乃行於是名副字彰父兄榮之師友成
之身無損名家無棄子斯古今之共義也

弟汝含字義

二十而冠冠而字禮也弟生三月先吏隱府君名之曰孟章矣十六歲而弟通詩書大義能爲絕句詩責以成人之道可也於是冠弟字之曰汝含在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天剛柔相雜而成文之謂章患其不章何以含之坤順道也六二居下之上得位之象人臣有美含之歸功於君坤之道也嘗觀天下無分外之事君子亦惟求其在我而已是故有所自足於內則無行汲汲以求見乎其外先王制禮盛服必襲德旌必結則服飾之章晦博文強識而讓則問學之章晦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則章下事必示者必晦况三方進而世不

中者乎故雖有美含之不取挾才能而蠟進坤之道

莫與汝爭功則章于事必示者必晦况三方進而道不

中者乎故雖有美含之不可挾才能而蠟進坤之道
也得坤之道可以常久而無咎故曰可貞夫聖人之
言大小前後不相背引而伸之自功業之大問學之
切服飾之常細求乎言動起居苟非分外之事殆未
有可掀揭以自衒譽者可不含歟有美含之而况未
美者歟汝含省察無功過養寡力有長惟恐不揚有
能惟恐不知出必修其貌動必華其服又強毅多悔
吝是未能有三之章已不能含矣况有之而能含歟
君子退則修己進則事君所以自修者掀揭衒譽如
此它日得位其不可貞也較然矣可不戒歟汝含柔
順體坤之性直方大法坤之德足于內而無待乎外

居三則以時發進之于五
則美在其中暢于四支發
于事業其章也至矣然今
乎哉哉既字之復說其義



空同先生集卷第六十一

北郡李夢陽撰

文

書九首 附書二首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與徐氏論文書

詒古鏡書 駁何氏論文書

再與何氏書 答吳瑾書

論史答王監察書 答周子書

附山陰周祚書 答黃子書

附吳郡黃省曾書

書九首 附書二首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空同先生集卷第六十一

徐東口辛

二世使中車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
中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
乃顧詐為二世答書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愍朕竊
恠丞相忘其大而綴乎細拾毛瑣之行而捐夫赫赫
者也朕蓋惑焉先王幸哀憐黔首立詩書仁義之教
所以惠來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盡焚
之夫詩書何惡於丞相哉諸生之阬咸陽也朕自有
識知聞此事未嘗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
獨不能強諫邪朕既與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事
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
大行喪未發輿言曰
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於心獨

無耻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丞相為朕則得

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於心獨

無耻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丞相爲朕則得
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議干丞相丞相乃曰
堯禹以身徇天下是奚足法法之是以天下爲桎梏
者也丞相不欲朕爲堯禹則欲爲桀紂邪夫讒賊者
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侍始皇帝始
皇帝未聽惑左右窮兵黷力殫天下之財勤事四夷
外內騷動丞相弗止也旣戡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強
諫按甲息戈振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興遊觀以見
主之得意勦爲已有抑末矣且前數事孰與丞相所
自陳丞相何愛瑣瑣之迹而輕夫赫赫者也夫闢地
顯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調燮陰陽

李空同全集卷之六十一
輯和其民人使人人親其主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也且丞相將邪相邪丞相治民三十餘年于茲矣始皇帝倍羣臣未久關東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裂幟而鬪揭竿而兵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冠蓋相望於道其咎安在丞相子由三川守與賊通按驗且有狀君其告諸廷尉李斯覽書泣涕良久仰天喟然嘆口嗟乎斯之死固晚矣遂服辭論具五刑腰斬咸陽市

與徐氏論文書

僕西鄙人也無所知識願獨喜歌吟第常以不得待善歌吟憂聞問吳下人吳下人皆曰吾郡徐生者少

而善歌吟而有異才蓋心竊鄉往久之聞足下來舉

善歌吟夏間問吳下人吳下人皆曰吾郡徐生者少
而善歌吟而有異才蓋心竊鄉往久之聞足下來舉
進士愈益喜計得一朝侍也前過陸子淵子淵出足
下文示僕讀未竟撫卷嘆曰佳哉鏗七乎古之遺声
邪方伏謁足下會足下不以僕鄙薄幸使使臨教曰
竊欲自附于下執事即如日休龜蒙輩走之願也僕
聞之悚息不敢出一語應意者足下戲邪居無何使
者三反於是乃敢布愚悃昌穀足下周易有言曰鳴
鶴在陰其子和之故人莫祥於同莫不祥于異故同
声者應同氣者求同好者留同情者成同欲者趨何
則感于入也昔者舜作股肱卿雲之歌即其臣臯陶
岳牧等賡和歌當是時一歌一和足下以爲奚爲者

邪其后召康公從成王遊卷阿之上因王作歌作歌以奉王即王戚也入也足下亦觀諸風乎冽也焉其被草若木也澗也溶也乎草木之入風也故其声鞀礧轟砰徐疾形焉小大生焉且孔子何人也與人歌善矣必反而后和何則未入耳今足下忘鶴鳴之訓舍虞周賡和之義弗之式遠孔子反和之旨而自附于皮陸數子又強其所弗入僕竊謂足下過矣夫詩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貴宛不貴嶮貴質不貴靡貴情不貴繁貴融洽不貴工巧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故音也者愚智之大防莊誠簡侈浮孚之界分也至元韓孟皮陸之徒爲詩始連聯闢押纍也數千百言不相下此何異于入市攫金登場角戲也彼覩冠冕

韓孟皮陸之徒爲詩始連聯闢押累七數千百言

不相下此何異于入市攫金登場角戲也彼覩冠冕
珮玉有不縮腕投竿而走者乎何也耻其非君子也
三代而下漢魏最近古鄉使繁巧嶮靡之習誠貴于
情質宛洽而莊詖簡侈浮乎意義殊無大高下漢魏
諸子不先爲之邪故曰爭者士之屑也然予獨恠夫
昌黎之從數子也請與足下論戰世稱善戰非孫武
司馬穰苴輩乎然特世俗論耳何則此變詐之兵也
荀子所謂施于暴亂昏媾之國而後可者也僕常謂
兵莫善于六韜仁以漸之義以斷之禮以治之信以
驅之勇以合之知以行之蓄之神幽而動之靈擊故
尚父得之佐武王王天下夫詩固若是已足下將爲

李奎同全集卷之六十一
武與穰直邪抑尚父邪且夫圖高不成不失爲高趨
下者未有能振者也矧足下負千仞之具哉夫狂夫
之言聖人取焉足下誠幸而不棄請間伏謁侍更一
深論僕至願至願

詒古鏡書

姑蘇徐昌穀纂外史湘郡瀕行關西李子持古鏡爲
贖復爲書以詒之曰嗟乎古人有言明鏡所以照形
往事所以知今鏡不古不靈士不古不成夫自桃冶
氏範金規体利世鑿物民用是貴至於殉丘冢瘞山
澤歷歲綿逖精氣上泄徃徃爲盜掘發暴于人間初
古冶之操壚熾炭也鼓橐成風巨銅具鑠什百就獲

孰賢孰劣及有入地于祀精質滲漉膏融液結綠永

古冶之操壚熾炭也鼓橐成風巨銅具鑠什百就獲

孰賢孰劣及有入地于祀情質滲漉膏融液結綠汞
內瑩赤砂外積扣如哀玉鞅如飄雪可以走鬼神銷
疾疫誓志醺神進匹鼎敦去聲同時躍冶之器雖或間
存莫不斂顏以退者所養異也且夫金陽之質也規
天之形也明日之發而月之行也鼻者樞也孔者戶
也凸罔兩山澤之恠詔姦也圍以干支諸屬示用也
然必取之於山鼓之以火翕之以陰化之以水土歷
千祀而後成是天下之至精也夫士鑄于師鎔于友
明德體元冥會億萬載之上踐義譽之域獵姚姒之
圃剛足以决疑智足以析微虛內美醜遠炳先幾凝
澂沕沕待時而發豈不為古君子哉何則畜不遽不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光變不神不化妍媸之分易立旦晦之與難識于物
且然而况于人乎曩者遇老人橋山之陽綠瞳而玄
髮神若皎星氣若流電駟拂雲之駮謂予曰小子來
台軒轅氏故臣也往從觀九鼎于閩湖之上掇其滲
汁冶之爲鑑名曰青霞之鑑湛之九仞之淵軼帝愈
王驀伯迄于今茲小子其受之爰伐乃翳勿埃勿虧
予時再拜奉歸什襲與俱蓋二十稔于茲矣非大賓
鉅人齋沐消思未始獲一窺也竊聞之君子不私其
有覘于子貌甚古又聞有遠行將涉洞庭蒼梧之墟
百物之奸不可不備乃敢割千金之愛以贈然幸毋
忘老人之事夫烈上慕缺君子尚玉其類同也子毋

辭焉徐子獲鏡折書讀既再拜而受之

忘老人之事夫烈上慕缺君子尚玉其類同也子毋
辭焉徐子獲鏡折書讀既再拜而受之

駁何氏論文書

某再拜大復先生足下前屢覽君作頗疑有乖於先
法於是爲書敢再拜獻足下冀足下改玉趨也乃是
下不改玉趨也而即適僕文之乖者以復我其言辯
以肆其氣傲以豪其言軒翕而崢嶸僕始而讀之謂
君我諷也已而思之我規也猶我君規也夫規人者
非謂其人卑也人之見有同不同僕之才不高於君
天下所共聞也乃一旦不量而慮子乖於先法茲其
情無他也子適我文日子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
者已落近代之口又曰未見子自築一堂與突開一

戶牖而以何急於不朽此非仲默之言短僕而諛仲
默者之言也短僕者必曰李某豈善文者但能守古
而尺尺寸寸之耳必如仲默出入由已乃爲舍筏以
登岼斯言也禍子者也古之工如倭如班堂非不殊
戶非同也至其爲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規矩
者法也僕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僕竊古
之意盜古形剪截古辭以爲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
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猶班圓倭之
圓倭方班之方而倭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
夫筏我二也猶兔之蹄魚之筌舍之可也規矩者方
圓之自也即欲舍之烏乎舍子試築一堂開一戶措

規矩而能之乎措規矩而能之必并方圓而遺之

圓之自也即欲舍之烏乎舍子試築一堂開一戶措
規矩而能之乎措規矩而能之必并方圓而遺之可
矣何有於法何有於規矩故爲斯言者禍子者也禍
乎者禍文之道也不知其言禍已與禍文之道而反
規之於法者是攻子亦謂操戈入室者矣子又曰孔
曾思孟不同言而同至誠如尺寸古人則詩主曹劉
阮陸足矣李杜即不得更登於詩壇詩云人知其一
莫知其他予之同法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
治天下者也子以我之尺寸者言也覽子之作於法
焉蔑矣宜其惑之靡解也阿房之巨靈光之巋臨春
結綺之侈麗楊亭葛廬之幽之寂未必皆倖與班爲
之也乃其爲之也大小鮮不申方圓也何也有必同

者也獲所必同寂可也幽可也侈以麗可也歸可也
巨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質順勢融鎔而不自
知於是爲曹爲劉爲阮爲陸爲李爲杜即今爲何大
復何不可哉此變化之要也故不泥法而法嘗由不
求異而其言人人殊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謂此也非自築一堂與自開一戶牖而後爲道也故
予嘗曰作文如作字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筆上不
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疏也密
也故六者勢也字之体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
諸心而本諸法者也不窺其精不足以爲字而矧文
之能爲文猶不能爲而矧能道之爲仲默曰夫爲文

有不可易之法辭斷而意屬聯物而比類以茲爲法

之能爲文猶不能爲而矧能道之爲仲默曰夫爲文
有不可易之法辭斷而意屬聯物而比類以茲爲法
宜其惑之難解而諛之者易搖也假令僕即今爲文
一通能使辭不屬意不斷物聯而類比矣然於中情
思澁促語嶮而硬音生節拗質直而麗淺謏露骨爰
癡爰枯則子取之乎故辭斷而意屬者其体也文之
勢也聯而比之者事也柔澹者思含蓄者意也典厚
者義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調沉着雄麗清峻閒雅者
才之類也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
最也夫然又華之以色求之以味溢之以香是以古
之文者一揮而衆善具也然其翕闢頓挫尺尺而寸
寸之未始無法也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且士之文

也猶醫之脉上之濡弱緊數遲緩相似而實不同前
予以示澹沉着含蓄典厚諸義進規於子而救俊亮
之偏而子則曰必閒寂以為柔澹濁切以為沉着艰
窒以為含蓄俚轉以為典厚豈惟謬於詩義并俊語
亮節悉失之矣吾子於是乎失言矣子以為濡可為
弱緊可為數遲可為緩邪濡弱緊數遲緩不可相為
則閒寂獨可為柔澹濁切可為沉着艰窒可為含蓄
俚轉可為典厚邪吁吾子於是乎失言矣以是而論
文子於文乎病矣蓋子徒以僕規子者過言靡量而
遂四為崿嶠之談擿僕之乖以攻我而不知僕之心
無他也僕之文千瘡百孔者何敢以加于子也誠使

僕妄自以閒寂濁切艱窒俚轉為柔澹沉着含蓄典

無節也僕之文千瘡百孔者何敢以加于子也誠使
僕妄自以閒寂濁切艱窒俚輟爲一宗澹沉着含蓄典
厚而爲言黠慘有如搖鞞擊鐸子何不求柔澹沉着
含蓄典厚之真爲之而遽以俊語亮節自安邪此尤
惑之甚者也僕聰明衰矣恒念子召與振世之才而僕
叨通家肉骨之列於是規之以進其極而復極論以
冀其自反實非自高以加于子傳曰改玉改行子誠
持堅白不相下願再書以復我

再與何氏書

前書與子論文備矣然僕猶謂不證諸事則空言不
切不切不信夫子近作乖於先法者何也蓋其詩讀
之若搏沙弄泥散而不瑩又麗者弗雅也如月蝕詩

妖遮赤道行是耳然闊大者鮮把持又無鍼線古人
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踈者後必密半闊者半必
細一實者必一虛疊景者意必二此予之所謂法圓
規而方矩者也沈約亦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
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即如人身
以魄載魂生有此體即有此法也詩云有物有則故
曹劉阮陸李杜能用之而不能異能異之而不能不
同今人止見其異而不見其同宜其謂守法者爲影
子而支離失直者以舍筏登岸自寬也夫文與字一
也今人模臨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書何獨至於
文而欲自立一門戶邪自立一門戶必如陶之不治

治之不匠如孔之不墨墨之不揚邪此亦足以類推

文而欲自立一門戶邪自立一門戶必如陶之不治
治之不匠如孔之不墨墨之不揚邪此亦足以類推
矣且仲默神女賦帝妃篇南遊日北上年四句接用
古有此法乎水亭齒晉風殿薛蘿意不一乎蓋君詩
徒知神情會處下筆成章爲高而不知高而不法其
勢如搏巨蛇駕風螭步驟即奇不足訓也君詩結語
太咄易七言律與絕句等更不成篇亦寡音節百年
萬里何其層見而疊出也七言若剪得上二字言何
必七也僕非知詩者劇談偏見幸君目裁之耳君必
苦讀子昂必簡詩庶獲不遠之復亦知予言之不佞
不然終身野狐外道耳狂悖弗自覺縷縷至此悚懼
悚懼

荅吳謹書

讀論文一篇僕竊疑焉足下之意不過執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見耳恐不然夫文自有格不祖其格終不足以知文今人有左氏遷乎而足下以左氏遷律人邪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一筆其不同特肥瘦長扁整流踈密勁溫耳此十者字之象也非筆之精也乃其精則固無不同者夫文亦猶是耳足下謂遷不同左氏左氏不同古經亦其象耳僕不敢謂然幸足下思之有教再布

論史荅王監察書

僕嘗思作史之義昭往訓來美垂其列不勸不懲不

其文貴約而該約則覽者易徧該則蒼未弗

僕嘗思作史之義昭往訓來美垂其列不勸不懲不

之迷也其文貴約而該約則覽者易徧該則蒼未弗
遺古史莫如書春秋孔子刪修篇寡而字嚴左氏繼
之辭義精詳遷固博采簡帙省縮以上五史讀者刻
日可了其冊可挾而行可箱而徙後之作者本乏三
長竊名效芳輒附筆削義非指南肆殊禁巒傳叙繁
蕪事無斷落范曄後漢亦知史不貴繁然剗精剗采
著力字句之間故其言枯體晦文之削者也蓋不知
古史文約而意完非故省之言之妙耳下逮三國南
北諸史遠不及曄漫浪難觀晉書本出群手體制混
雜俗雅錯焚歐陽人雖名世唐書新靡加故今之識
者賦故而廢新五弋史成一家言是矣然古史如畫

筆形神具出覽者踴躍卓如見之歐無是也至於宋
元二史第據文移一槩抄謄辭義兩茂其書各逾百
帙觀者無所啓發展卷思睡矣得其書者徃徃秉之
高閣僕謂諸史他猶可耳晉宋元三史必修之書也
若宿學碩儒才敵班馬後漢而下種種筆削誠萬世
弗刊之典或憚其難止取三史約而精之亦弘文之
嘉運昭代之景勳管豹井天私蓄素矣幸公有問輒
吐布以聞伏俟大君子教焉

荅周子書

往聞稽山之陰大瀨之濱多嗜古篤行獨立勇徃人
者然僕北人也莫之能知也日者乃奉選訊拜腆儀

發之音玄要之上且高道之識慷慨之義有曠世之

往聞稽山之隱大滯之滯多嗜古質行行工勇往
者然僕北人也莫之能知也日者乃奉選訊拜腆儀

歎發之音玄要之音高遠之識慷慨之義有曠世之
大感閔俗之重悲僕捧而讀之欽羨愾惋內愧彌日
曰古哉周子篤行哉獨哉勇哉易曰同氣相應同氣
相求僕鄙人也嗜古無慮行之寡效力之罔獨往之
鮮勇足下乃奚取于僕而有斯求也又奚所應而同
僕之聲也僕少壯時振翻雲路嘗周旋鸚鵡之末謂
學不的古苦心無益又謂文必有法式然後中諧音
度如方圓之於規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實天生之
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實物之自則也當
是時篤行之士翕然臻向弘治之間古學遂興而一
二輕俊恃其才辯假舍筏登岍之說扇破前美稍稍

聞見便橫肆譏訐高下古今謂文章家必自開一戶
牖自築一堂室謂法古者為蹈襲式往者為影子信
口落筆者為泯其比擬之跡而後進之士悅其易從
憚其難趨乃即附唱荅響風成俗變莫可止遏而古
之學廢矣今其流傳之辭如搏沙弄螭渙無紀律古
之所云開闔照應倒插頓挫者一切廢之矣僕竊憂
之然莫之敢告也又每竊嘆獨立之鮮勇往之寡又
每傷世之人何易之悅而難之憚也而易之悅者乃
又不自謂其易之悅也曰文主理已矣何必法也吁
言之弗文行而弗遠茲非孔子言邪且六理何者非
一乃其文何者非法也斯言也僕懷之稔矣然莫之
敢告也今足下既有同應之聲又相求也僕安敢終

乃其文何者非法也斯言也僕懷之稔矣然莫之
取告也今足下既有同應之聲又相求也僕安敢終
默也且人情未有不忽近而務遠者何也知其實者
少而徇乎名者多也世遠則論定持定采名則曠世
相慕故漢文帝批髀思頗牧而不知李廣魏尚者以
其近也近則疑疑則實昧實昧則忽之矣斯時俗之
重悲也今足下於僕同時最近涉疑而不疑又無傾
蓋之談接衽之雅乃一旦走千里之使聲應而氣求
之僕以是知足下立之獨而往之勇也以是而的古
何古之不的矣諺有之曰一年二年與佛齊肩三年
四年佛在一邊言志之難久也幸足下無悅其易無
憚其難積久而用戎變化叵測矣斯古之人所以始

同而終異異而未嘗不同也非故欲開一戶牖築一堂室也足下誠不棄芻蕘幸采焉察焉墨本賦一通戰國策一部附獻左右者

山陰周祚附

夫有傾蓋如舊白首如新又云曠世相感對面不相知嗚呼嗟夫是亦足悲矣祚於越之人也越俗多士古稱五千勾踐之遺風焉今而求古之士有不可得也古務知略足以興仆起舍而今多詩書之習柔順和緩拉功名而取卿相捨青紫而享肉酪反執其所攻而讀之其辭漫漫其音嗚嗚未見其如古人也嗟夫予獨何心能不悲夫彼坐於世

而不能自立非勇也安乎俗而不能有返非智也

其如古人也嗟夫予獨何心能不悲夫彼坐於世而不能自立非勇也安乎俗而不能有返非智也非勇非智不可爲士我思今人其誰歸乎往寓幽燕有携空同集過予者予抱而讀之再三而嘆之嗟夫世有是人予不得而見之予豈人也哉方時舉進士不獲自逸後二年出宰東阿又不獲自逸每抱其書不置予未逮老當有以遂予之心也居東阿不六月以父憂歸越憂中益思見其人而於禮有不可出矣鄉里之人見祚如此多購近時鳴世之文相與議論氣卑意下祇令人悲悼耳果追空同哉嗟乎予不見其人也而止是書爾追憶予年駸駸乎四十有四矣白日易下逝水不返墮弱

苟且以俟其老將柰何也求虞翻趙燁陸佃放翁
於鄉之遺書而讀之吾意未覺其有當也登會稽
之山想黃河之流浮雲西馳征翼東向又不能不
空同之思忼慨幾於泣下而左右之人豈復知予
者哉誠以惜時不如立名慕德不如勵行追古不
如就今執文不如親炙此王粲有依劉之誠張敏
有夢惠之歎古今之所共欽烈士之尤其心也轉
展思惟莫能爲心昔施惠死莊子至寢言子期終
伯牙至不彈天下之士豈弟子恨不得帥師亦未
嘗不恨得弟子耳楚國之寶惟下士之愛燕市之
石多衆人之羞其誠有合不合知不知論衡致推

於蔡子玄經式重於侯巴詎無其故哉祚自恃世

多衆人之羞其誠有合不合知不知論衡致推

於蔡子玄經式重於侯巴詎無其故哉祚自恃世
人少有知識霄壤百年忍同螻蟻男子生不成名
丈夫沒無所稱得不悲矣足下視予其真何如抱
茲憤懣莫與告訴出門天地如此之大往來之人
若是之多今人爲文有復逾空同邪然以衰經嬰
已未易奔趨托便鴻而附音因北風而遡告復望
恕子皮之狂哀窳戚之志不吝賜教感惠無窮矣

答黃子書

自邑來辱致華牘竒帙兼之高篇展之爛然誦之鏘
然目之蒼然淵然蓋所謂希世之珍也僕潛伏空谷
久矣寔然之音胡爲乎來哉夫志士死道貪夫死財

故攬仁收義汲汲若不及者君子之所以樹名慢藏
深積孜孜若不足者小人之所以穢身故曰有若無
實若虛公私之用別而務得之心一也僕西方之鄙
人也少鮮師承白首多岐獨往雖力夾持則寡甘心
丘壑弗求知聞者垂二十年矣吾子乃忘已羨人注
神馳想發爲英章揆其密義過推踰獎布誠剖疑取
諸同聲之未定交千里之外豈非仁義之懷切汲汲
若不及者邪夫水一也灘聲而淵寂者淺與深殊也
吾子何與弗探何明弗則機觸而天動才運而鸞發
思出而泉湧固所謂萬人之敵也橫照今古燁如懸
鏡尺牘千言鑿鑿中的乃顧歛然自視定同聲之交
於千里之外非有若無實若虛者能如是邪婚嫁果

竟尺牘千言鑿鑿中的乃顧歆然自視定同聲之交

於千里之外非有若無實若虛者能如是邪婚嫁果
卑五嶽必遊僕老矣尚能撰杖履以從聆玄論覲睟
顏竊至人之靈氣或能破慳祛鄙吞精蛻凡長嘯盍
埃之表昔李白遇司馬子微謂可與神遊八極遂賦
大鵬以見志吾子固希有之鳥也所慚僕非圖南翼
耳何日坐雲崖濯洪流高議大觀與君兵之祇增惓
戀耳

吳郡黃省曾附

省曾伏跡南海企懷高風久矣念自總髮以來好
窺覽古墳竊希心於述作之途緣此道喪絕遐闊
學士大夫皆安習庸近迷沿瞽襲上者深餌詭結

下者縱發放吐此駮驥所以空羣而和玉所以希
貴也悲夫悲夫不復古文安復古道哉 聖代鴻
澤流沛人文大彰故河精嶽秀鳳彩星華乃鍾萃
於先生由是巴曲塞宇而白雪孤揚鄙音彌國而
黃鍾特奏至勇不搖大智不惑靈珠蚤握天池獨
運主張風雅深詣堂室凡正德以後天下操觚之
士咸聞風翕然而新變寔廼先生倡興之力迴瀾
障傾何其雄也卽如吳下徐昌穀少綜鉛槧作賦
海濱旣而釋褐紫庭與先生締金馬之交每聞品
論輒終夜不寢以思改舊矩可謂奮力焦苦矣方
得彬彬然高翔藝林惜乎命壽不將未見其止先

生壽陶感鼓而倡興之力昭昭乎布諸耳目者不

得彬彬然高翔藝林惜乎命壽不將未見其止先

生鑄陶感鼓而倡興之力昭昭乎布諸耳目者不可紀矣省曾河南汝寧人也國初以武弁家于吳故今爲吳人少從諸生困躓奇薄無風雲之便阻遏攀造然蘊心積慮非一朝矣曩時常謂丈夫生世進不得振耀王庭揚摧治體恢展經濟發揮聖謨卽當裹糧躡躑周遊五嶽窮覽六合舒豁襟抱選長林廬大壑撰造一家之言以垂託不朽告之交識或咲或賞白巖先生遂呼爲五嶽山人賦詩寵行將追向千之高蹤矣計惟發軔時卽溯黃河薄戾宋都登龍門伏下塵以咨叩大君子洪蘊究討文章指歸庶幾不虛皓首但上戀老親下顧

弱子蹉跎停撓年逐東流夙懷不遂心悰鬱惱惟
仰天唏噓而已茲復不言齡筭曷常恐一旦燼滅
則二十年景懷之私徒抱恨玄臺爾矣公烏知哉
公烏知哉敬因程自邑僭布區區且有請質焉陋
昧愚瑣嘗妄謂詩歌之道天動神解本於情流弗
由人造故虞書顯為言志泗夏標之嗟嘆古人搆
唱直寫厥衷如春蕙秋蓉生色堪把意態各暢無
事雕模末世風頽矜蟲鬪鶴遞相述師如圖繪剪
錦飾畫雖妍割強先露故實雖富根荂愈衰千葩
萬蕊不如一榮之真也是以小夫或誇達士弗尚
匪難作者亦鮮賞音豈識鴈唳哀哀而會節鷓鳴

擊響以成章凡厥有聲無非律呂之數也但世人

匪難作者亦鮮賞音豈識鴈唳哀哀而會節鷓鳴

響響以成章凡厥有聲無非律呂之數也但世人
莫察自然咸遵剽假古途雖踐而此理未逮藝英
雖偏而正軌未開秀句雖多而真機罕悟獨見我
公天授靈哲大詠小作擬情賦事一切合轍江西
以後逾妙而化如玄造範物鴻鈞播氣種種殊別
新新無已而脉理骨力無不底極豈世之徒尚風
容色澤流連光景之作者可得而測公之藩垣哉
布賤索處無由多得珍撰每於士紳家借錄諷詠
洋洋乎古賦騷選樂府古詩漢魏而覽眺諸篇逼
類康樂近體歌行少陵太白古文奇氣俊度跌宕
激昂不異司馬子長又間似秦漢名流嗚呼盛矣

盛矣昔李杜詩聖而文格未光韓柳文藪而詩道
不粹豈惟聰識之難兼哉日月幾何力固有不遑
矣何我公凝稟之全而述作之備也往匠可凌後
哲難繼■明興以來一人而已公之華名飛照四
裔豈待江湖耕釣者之稱頌哉亦以見雲山煙澤
有此好慕鄙生耳管測蛙仰不知公果以爲然乎
何大復號稱名流而迺爲誇論曰文靡于隋其法
亡於退之詩溺于陶其法亡於靈運嗟夫嗟夫是
何言哉隋不足論至於退之陶謝亦可少寬宥矣
獨謝集稍不易評愚則以爲登涉之言締搆密緻
妙絕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卽之不得

雖骨氣稍劣建安而寓目輒書萬象羅會使後代

妙絕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卽之不得
雖骨氣稍劣建安而寓目輒書萬象羅會使後代
擅場之士內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人爲之啓導
也前薪見凌勢固宜然文彥無窮不可欺也徒以
體語俱俳病之則三百之中徃徃而是所係於詩
者當辯其真不真耳俳不俳又烏足較哉執是而
言是貴形膚而略神髓者也豈不有遺論乎省曾
亦焉知是非但於心有所不安憫惻高賢受誣恐
紛亂來者視聽聊一請質耳望我公其詳教之南
鴻之便勿吝報音鄙言數首僭求削示幸甚幸甚
倘不卽上命駕有日比望雲空無任惘然

空同先生集卷第六十二

十一

徐東山

空同先生集卷第六十二



空同先生集卷第六十二

空同先生集卷第六十二

北郡李夢陽撰

文 書一十七首

奉林公書

奉邃菴先生書十首

與何子書二首

與李道夫書

答左使王公書

報吳獻臣書

與王獻可書

書一十七首

奉林公書

愚生也晚不幸不獲侍公然又私幸漑公之餘波凡聞公一言一行真如覩景星瞻喬岳寤寐向往以標

空同先生集卷第六十二

以趨而愧莫之能也所委序詩之文力綿才孱實莫敢承而札教屢及豐貺接至夫學非子夏孰引毛詩識殊元凱胡增左氏將筆復輟竟自遲疑屬石峰藩使尅日北行有僮南返因自竊計大賢知遇義難卒孤卽文之弗佳亦鄙人請益之端也用是弗揣輒作林公詩序一篇言或過當離經乖義就便點竄敢不拜公之明惠

奉邃庵先生書十首

某不肖不能抑則懿矩諧世寡術積誠弗著動輒獲咎貽父師寤寐之憂然私懷種種徒抱瞻戀而莫敢輒上一書者以物議未白爲門墻羞也今道門子造

僞童二事勘官勘咸有下落無我千矣人人稱慶以

輒上一書者以物議未白爲門墻羞也今道門子造
僞童二事勘官勘咸有下落無我干矣人人稱慶以
爲天道至公而勘官心反不悅乃淮人奏我事成勘
實江奏我事成勘實吳奏我又咸勘實而我奏江與
劉喬事則咸勘我虛揚言曰不如此無以塞科道之
口而快其心某謂前二事旣明白諸亦聽之而已不
復與之辯而勘官猶云中之不深乃於勘文外移文
各府縣廉我陰事某自保曾參決不殺人料亦無事
可廉也即有之不過害我作官耳彼旣不能害我作
人他非所憂矣某自沾餘馥以來卅年于茲矣恒懼
玷點名教愆違訓旨每以不欺師君實不以死生富
貴動心法希文而攬轡澄清則欲效孟博之爲不意

世莫我知百犬吠聲千人傳虛凡所振紀綱懾權貴
興禮樂作士氣起廢舉墜拔寃伸枉植善鋤強皆置
不說而妬者目爲生事異者倡爲尚氣仇者指爲奸
邪私者誣爲善訐排者劾爲不謹喜諂者見秀才不
望塵雅拜則曰歪提李使之罷輒者無能爲也則曰
強臣奪其權人卷畢集而推託者則曰畏李某而人
卷不易提解問賊官者不恠官之賊也則曰李某有
害人之心非惟不之恠顧又礼貌之唾罵者不唾罵
賊官也則曰舉賊官者可唾罵時事至此中夜拊膺
未始不流賈傳之涕而危巷伯之遭也言人邈矣試
論今人陳士賢曲克諸生有爲強盜者釋弗問也凡

上司咸莫敢詣王何放靜之拳歐唐御史嘗小試甚

論今人陳士賢曲克諸生有爲強盜者釋弗問也凡

上司咸莫敢詣王何敖靜之拳歐唐御史嘗小試甚
至挾刀而入唐御史發疽而死當時未嘗以奸以強
以歪以訐以害人以生事以尚氣加之也某無事也
而何以蒙是名也楊繼宗對人輒罵賊官不絕日凡
有事於其邦也則沿途伺察其動靜嘗以按察使朝
覲見藩司官封人事送人輒挾之并列已名嘗又任
意縱賊囚當時未聞謂之奸之強之歪之訐未聞謂
害人生事尚氣也雍世隆以臬使路辱知府爲都御
史則鞭叅將爲右轄時制人惟知雍布政耳詞訟者
不復之臬司矣天下咸壯之不甚謂非某無事也今
其加我者矧又無形之撻而甚者如任漢所陳咸懸

空架捏初無影響幸賴皇天無私 太祖太宗二皇
帝有靈孤臣寸心竟獲洗雪而勘官者乃不降心平
氣開布至公猶欲他求中傷夫善人者國之經端大
者天地之元氣也今顧爾爾矣而于其可摧可抑可
廉可擊及一切收威柄而潛消跋扈之計則反畏蜀
如虎莫之敢動也某嘗對勘官大言曰今諸瑣瑣勘
畢矣然非元氣所係紀綱之關也必於激濁揚清之
內而暗寓扶陽抑陰之義使彼知朝廷有不可罔之
法天下有不可屈之節古今有敢爲之男子無能逃
之貪吏然後能懾服勢雄係屬渙散潛泯亂階勘官
曰慮有後話耳某曰夫燕卿者代 天子行者也大

理者持天下之平者也然猶慮有後詞則天下寔不

曰慮有後話耳某曰夫燕卿者代天子行者也大
理者持天下之平者也然猶慮有後詞則天下寔不
勤事邪彼不聽某退悔失言矣孔子曰不可與言而
與之言失言彼意直欲保官耳夫士之見重於世者
以人不以官以若所爲即使位極人臣封公封侯時
衰運移一旦捐館亦與吾輩等矣傳之天下後世當
云何矣激切踈鹵不文臨封悚慄

二

草莽中伏聞謝柄歸里卑懷無任喜慰比遇張生言
眠食安健門客往來者如常也則又慰又喜某私計
不謁杖履奉道顏今十年餘矣雖耳聾欬目和眸神
馳心注無殊曩昔然悲離隔慕親接於衷莫之寬也

壯歲性狂膽，龕高視獨行。四方是負意，之所拂投冠。
便往以爲軒冕之耀，不若丘壑爲安。於是一擬江左，
再圖襄漢心。勇跡阻竟還，舊棲才弱成。寡自鄙，自嗤
去年室人喪，亡子蠢孫孺。家事埤躬顛，毛漸種種矣。
夙志謂何臨鏡竊，嘆邇卜域鈞州大陽山。其地泉石
幽曠，想於茲焉老矣。南望門墻，豈勝瞻戀。

三

愚無似，然陶範懷德，景行慕履，貞仰如日月，親如父
母，無日忘之。無時忘之。顧經霜逾暑，左右訊缺音墨，
載踈斯窮，居寡接因，循自阻之故，非敢忘大昧深安。
下而恬汗也。年六不自惟復，駕馬求之義杜門，絕游葺

室廬闢田固爲終焉計，然猶多日，是增身非娥眉羣。

下而恬汗也年亦不自惟復駕馬求之義杜門絕游葺
室廬闢田圃爲終焉計然猶多曰是增身非娥眉羣
妬奚來死生有命聽之而已戊寅之歲再舉一兒去
年一乳兩兒皆幸生活通家骨肉敢附以聞虞萬里
行草次布白不勝惶懼

四

張陶二客比數往來以是得聞起居爲詳爲慰某疑
似之跡市虎成真而勘臣遂以殺人媚人爲心鈎織
窘辱無所不至幸素翁當道疑剖似解不費言說大
誣明釋某嘗自鄙亦嘗自幸自鄙者踈亢弗容于時
自幸者元老碩公取爲要駕之馬目爲磊砢之材也
某反觀私計平生不敢爲汗下苟且之行即遘擠陷

李空同全集
五
不敢爲門牆玷也

五

旣見遽違瞻戀增劇心旌去旆搖搖共西伏念天生
李晟本爲社稷朝有君實吏戒邊隙顧經綸早卷岩
壑淹棲塞塵旣起廷論乃歸大相元宰老就金革窮
沙大漠殘城羸馬焦勞心骨想見先憂之容然秦隴
舊民伏威涵澤望公之來真如日月之照雨露之濡
斯所謂事半而功倍者也某少耽章句曲荷陶成迂
執忤時中歲淪斥無由操策轅門侍聆邊略然金鼓
之音旌旗之色恒若親之斯雖想像之餘懷亦聞見
之素心也委箋名作自慮知識蕪淺黑白或混青黃

白齶然命嚴意懇弗敢固遜緣節鉞過往時內人暴

之素心也委箋名作自慮知識蕪淺黑白或混青黃
白蓄然命嚴意懇弗敢固遜緣節鉞過往時內人暴
病夜警困瘁會風又襲之逾月始平諸帙校定涉秋
畢矣鄙詩二篇敢上左右非能步驟來章幸置贈什
卷末亦驥尾之附也聞有脇痛之疾事體定後想勿
藥矣伏惟強食節勞爲社稷爲生民自愛不宣

六

門生李某死罪死罪上言歸田錄四帙奉教勘定了
畢敢先馳以獻者竊念某身處堂下眼在管中乃敢
橫肆譏評點竄名作謬擇明珠瑕指完璧某誠死罪
死罪夫栗然之色不以指而損美者以其璧真也淵
然之尤不以擇而亡圓者以其珠神也我公神珠真

禁密閣金集
壁幸無怒于妄人
轅門萬里無由質疑
以聆緒旨西
瞻太華吳岳之峻不勝仰望戀慕之至

七

伏念日者途館趨侍河舟登別踟躕春野佇望風帆
感慨今昔衷曲悽惋憶在冲年獲叨鎔範萍蓬飄逐
忽焉衰暮公逾七袞愚過半百會不信宿復此遠隔
人非木石誰堪此懷也大作十冊校定者九遺者自
訟橐耳愚嘗靜繹潛究推求旨緒西巡諸作矜持嚴
整大而未化立朝之作廊廟冠冕俊拔典則邊塞之
作忠誠奮揚規畫槩見歸田之作幽恥流行情渙意
曾變化百出矣揆厥原之者厚夫沛蘊深光淵故觸

曾變化百出矣揆厥原之者厚夫沛蘊深光淵故觸

之則矣驅之則以寫之無逸景用之無梗事鋪之无

留情遂使工辭古有畏其渾淪召氣者讓其雄高攻意

者服其巧妙雖唐宋調雜今古格混瑜瑕靡掩軌步

罔一然所謂千慮一失者也一代名筆後必有知子

雲者縷々之談未及面陳敢附此以聞

八

徐州使至知蒲輪北矣公之出處天下関之初公之
南也愚嘗私計出則利国處則利身且今夢傳十尹
之秋孰能傳公獨以身利哉夫治朝亦有雜進君子
不無異同今欲主張国是定雜爲一合異爲同非公
是利而將誰利哉往者公之柄政也議者謂公喜通

才獎辯給拔門用之故吏故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
書之夫多而雅裕鎮裕之徒寡爽快取辦之流揚而
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
心灰至今言官猶以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中
通濟聖人通天下之情達天下之變而後成天下之
亶々夫日有中昃時有孟季愚嘗竊觀今天下之才
正惡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消長生才有
高下邪抑有之而未用邪用之而未盡邪斯非後生
小子之所知亦非所宜言者以道義肉骨弗覺縷七
至此大作四種五冊勘檢各畢敢緘付來使以還企
簷光範址斗在天斟酌元氣霖雨四海吠畝之氓伏

俟太平無任慰幸懽忭之至

詹光範址斗在天斟酌元氣霖雨四海吠畝之氓伏

俟太平無任慰幸懽忭之至

九

十二月半問王承差齋教翰詩冊至拜獲災變陳言之章 皇上慰諭之札竊嘆私幸連夜彌日嘆者遭際之難而幸者夫子之道行也伏自 皇上入繼虛心委政禮耆古儒孝敬恭默天下信之言 君有臣愚安得不私爲之幸然必至誠而後動積久而後徵於是又知遭際有難焉因念夫子秉蒞要樞建白彈駁不止數十百章而精誠剴直該貫練徹格心明誼指事正體無如此疏之大且切者斯所以 天聽回而眷心注也仲舒三策光武十行今復見之太平之

業非我夫子而誰望哉所委勘檢屬年殘倥傯俟春
初完報耳夏方伯人便輒布此悚懼

十

歲事復更瞻望台斗戀慕愈切大製三冊勘合各畢
中間批評言語放肆去取嚴刻殊非事長事貴之禮
愚以爲託屬旣專導誘復至使有懷弗罄不涉於欺
乎故寧言之而失當不忍知之而弗言况由此有獲
教者乎是非可否無吝開示固愚者之幸也

與何子書二首

勘官以送門子造僞章早二事與我無干乃反大懊恨
其文鈎織如以釘釘木惟恐不入也然竟公罪無

柰何乃招擬還職而於參語則曲紐刻加務求合言

亦其文鈎織如以釘釘木惟恐不入也然竟公罪無

柰何乃招擬還職而於叅語則曲紐刻加務求合言
官之丈此亦甚足也僕靜觀性命之變窮通顯晦
斷斷有默定之數通顯卽無賴亦進用苟窮而晦叔
向柳下惠不獲免也以僕至公極廉脫履富貴誠利
於國死生以之猶不免大惡之名之加他可知矣僕
此一言一動悉爲仇者所搜羅江御史搜羅者二吳
廷舉者一淮人者三然竟若斯焉矣僕私謂勘官勘
畢必酸心流涕痛我之寃而憤讒誅之易扇而今乃
反爾爾可笑也餘見文詩四月八日

二

勘事一二日畢矣而淹至三月廿五日始發回省城

李空同全集卷之六
九
候命下今寓城北玉虛觀也蓋是時赦丁巳久有使
之無引赦者而勘官遂不之引赦勘官初許只在廣
信候命下形諸言矣已又發回省城此亦有使之者
臨發第嘆曰斯非我意你衆人所知耳僕今決長往
此等不足與較云云者欲君子知顛末耳家人尚頓
九江蓋俟僕同歸居鹿門耳自僕羅此難友朋多不
復通書問結交在急難徒好亦何益僕交游徧四海
矣赤心朋友惟世恩德涵與仲默可其難如此可悲
可嘆同日

與李道夫書

僕倖直之性孤危之行皎然難白上人心自諉世無知

已久矣乃幸而遇大君子者違群而顧汰沙而收訓

僕倖直之忤孤危之行皎然難白之人心自諉世無知
已久矣乃幸而遇大君子者違群而顧汰沙而收訓
惜保獎日彌月增此真僕希曠之逢然君之信善弗
疑夷險靡貳卽古大丈夫之事何上加矣而隨場悲喜
寒燠異情者聞之尚有里閭之疑一可詫也信之獄勘
者任私拷成蔑有理法無竟明之古事無不寃之民如
程伯者總司問而君詳而允者也世勸文所不載勘者
羅織插入擬程伯求遠充軍而坐僕天以故入此更不
可曉亦大可笑也蓋彼意止欲害僕天初勢不啻山墜
然竟莫如何乃擬僕還職而於叅語則深文鉤陷迎
附彈者我命在天聽之而已復何言復何言獨念遠
逝甚邇無計縮地把臂一說用泄俛仰千古之懷耳

後天下事可濟也於是義所當往違群不恤豪勢苟
加去就以之不意時體不然哄然排笑吠聲射影釀
成大獄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凡此咸僕忠誠未孚於
人而婢直不慮其後所致即使時論容而如僕者
終豈用世之才不敢更覲行列塞賢路也今諸謗幸
頗洗雪白矣卽日揚孤帆泝江漢入鹿門偃仰丹壑
顛觀諸大君子太平德業之盛而需其餘休斯志望
畢矣然此隱懷也不敢輒告人而今吐露於公者以
有鍾子之知蒙歡樂之顧者也來吏謹敏能悉公官
履嘉大之詳瞻佇景輝不勝躑躅不宣

報吳獻臣書

雄章珍餌孤使遠馳仰知公有至意焉奉誦什襲與

心俱藏也北來尚無消息僕今手攬以待消息來便
開也別後沿途采詢謠議士人頗不以僕輩爲非而
不知者猶謂僕矜已凌儕而謂公附炎忌才此甚可
笑也僕與公雖幸並生明盛之世其有海內之名而
往昔邂逅湖東交衽接席談不逾日竒情未諒各負
氣不下致生異同此亦古今豪傑之常而僕之過執
靡遜自遂往顧厥咎孔焉然於心無它也患難相值
風萍偶聚頭攢耳摩臥起相聞酒食延呼數月之間
兩襟濂豁轉爲綢繆前何以戾今何以歡隱衷忤懷
彼此獨知矣來詩云夫旣邁顏面豈不愜素心如何
異同論三兩相差參君誠子淵儔而我非孔壬辭旨

婉實所謂言不遜心者也第子淵擬僕則以過耳臨

異同論三兩相差參君誠子淵儔而我非孔壬辭旨

婉實所謂言不遜心者也第子淵擬僕則以過耳臨
徂有日悵念風義爰爲放歌一章輒煩來使毋曰友
之而後和也

與王獻可書

人至奉書狀備諗接邁大憂彌年在疚顏形可知也
蒙以銘文見托委非其人潛光何闡顧通家肉骨義
畜効力千里馳使勢難固辭然僕謂凡文必據大體
有氣象是故瑣屑尋常一切剗刈銘文中間不無筆
削斯以意會可耳八世敬仲大名畢萬恐費搜索輒
附以聞

王同先生集卷第六十三



王同先生集

空同先生集卷第六十三

北郡李夢陽撰

文 祭文一十八首

九江謁濂溪先生祠告文

蘇先生入白鹿洞先賢祠告文

丘先生祭文 熊士選祭文

周副使祭文 左公墓祭文

汪世興祭文 延平同知閻公祭文

王汝隣祭文 林元佐祭文

李貞外祭文 余貞外祭文

馮照磨祭文 祭鮑子文

李空同全集卷之七
亡弟汝含祭文

方山子祭文

內弟左舜在祭文

外甥廣武郡君祭文

祭文一十八首

九江謁濂溪先生祠告文

維正德六年歲次辛未秋八月中順大夫江西按察
司副使後學關西李某以巡視事至九江府乃八日
乙酉率郡之官屬師生等敢再拜謁贈道國周元公
濂溪先生祠下而以牲醴匹帛修厥奠事乃爲言曰
嗚呼孔亡孟殂言湮聖逝六經僅存異端爲敵天產
夫子起自南夷繼絕開來文不在茲圖書啓秘我明
代聰警晦而且江河地中嗚呼夫子貞履坦坦道光

跡幽自彼魯鄒匪我獨遭我我廬山公遊而棲爰莫

代聰譬晦而且江河地中嗚呼夫子貞履坦坦道光

跡幽自彼魯鄒匪我獨遭峩峩廬山公遊而棲爰墓
爰祠百世是師某沐馨研糲年逾三紀志銳質劣無
成內悔文鐸忝竊言邁江邦過公壘阡汗顏徬徨式
修厥明以奠以祀品豐于豆我酒伊旨誰其配之二
程夫子濬深貫奧敢忘本始神格相予造我髦士尚
饗

蘇先生入白鹿洞先賢祠告文

維正德六年歲次辛未九月戊申朔越四日中順大
夫江西按察司副使李某敢昭告于前提學虛齋先
生蘇公公昔省方視學矜珮作氣抗折權貴威武不
屈茲洞之興公實有力某謹按祀典德祀功祀二者

公並有之爰采輿情載稽羣議飭南康府以九月四日奉木主書公銜號姓名入白鹿洞書院先賢祠公神是依來遊來豫敢告

丘先生祭文

維正德四年歲在己巳六月甲子處士松山先生丘公卒其友人北郡李夢陽以柔毛庶品爲奠而致辭曰於乎士有曠百世而心相求者矣而公與僕生並時也又共里閔而居豈不幸哉當是時公年六十餘矣而與余交余仕宦人也而獨敬重公以隱操此非世俗所謂相左者哉然僕於公則相合也此豈苟然而已者邪且以公之豪鉅使出而干仕與世翩翩其所就固可量哉而說者乃曰何論愚智顯貴則身高

而已者邪且以公之豪鉅使出而干仕與世翩翩其所就固可量哉而說者乃曰何論愚智顯貴則身高此所謂井蛙之見也誠以彼較此其輕重可同日而語哉是以原憲季次之偷寧沒迹於滄波岩穴之區而不肯苟祿以徇世卽守蓬蒿畢身隱約而死而終不與汶汶者比權而量力也古人有言曰天道無親惟善是親不於厥身於其子孫且如陶潛杜甫非不善人也然率困苦不顯見於世乃其子率又不甚似亦謂有天道否邪故原憲季次雖隱約然不以其故而損名陶潛杜甫其子卽不似然議者不以是貶其行故曰君子強爲善而已矣公何憾哉前公以壙志散見屬今且撰公壙志矣不敢卒負

熊士選 公文

仲夏之交我舟南邁衝沙改路浩浩江瀨顧瞻劔浦
有墳山阿慨思哲人攬涕滂沱惟斯哲人志超美心
如玉如金英其德音豸巍於冠立朝之端如鷲戢翰
鳥棲弗安聯裾並珂喟昔京室晨遊繼燭宵吟見日
形忘道孚死生膠漆妖祲中昏塌翅各歸天清地寧
重離再輝我乎南來哲人玉頽蕙零松摧不見顏儀
見此夜臺絕絃爲誰掩袂徘徊百身願贖返魂無丹
巨川滔滔林原盤盤車停馬駐孰知我嘆尚饗

周副使祭文

嗚呼公文子蓋棺者于茲兩月矣公之罹禍之慘見

之者哽咽不能道其事聞之者不忍聞也卽不相識

嗚呼公文子蓋棺者于茲兩月矣公之罹禍之慘見
之者哽咽不能道其事聞之者不忍聞也卽不相識
爲公猶痛悼忿恨不欲與賊共生矧吾儕於公同進
士爲僚友邪當公之擊賊也知有君也不知其有身
公之子知有公也不知其身爲身也使天下爲臣者
皆知公爲子者皆知公之子可常治而不亂矧有如
盜賊矧有如公父子者死於盜賊之手嗚呼何忍道
何忍道不忍道而復道此者亦以痛悼忿恨天下無
公父子者耳今公長子奉二柩登之巨舟由彭蠡大
江反葬於故丘較之無聞而死者死同而所以死則
固殊矣尚享

左公墓 不文

年月日具宮某以牲醴之儀遣承新縣官往祭於奉
訓大夫恭州知州左公之墓曰始予下車詢公園域
掃治缺人鞠爲榛區心竊悼之函欲往視今在鄰邑
竟亦斯沮焉蘿之懷歆焉靡寧乃輒遣官臨祭公如
有靈鑒茲末忱於乎碩德下位澤復弗延於後人孰
謂有天道哉尚享

汪世興祭文

維正德四年歲次己巳十一月某朔越某日友人某
等謹以庶品清醑奠于亡友校尉宣武衛百戶汪君
世興柩所其文曰嗚呼世興死乎真邪非邪兩月前
世興別我往山東固偉然一壯男子也而今乃遽死

乎世興爲人無致短之道不宜客死暴露而今短邪

世與別我往山東固偉然一壯男子也而今乃遽死
乎世興爲人無致短之道不宜客死暴露而今短邪
又客死而暴露邪且今狂悖無行負君父用奸計欺
壓輩行得罪友朋者豈少也然多白頭不死乃今竟
短而客死而又暴露哉且自有宇宙來忠直獲殃咎
不才受顯福屈伸顛倒夫豈少哉至於論人則于其
行不于其年今世興卽短而客死暴露較之諸所白
頭死牖下其得失不侔矣嗚呼世興余又何悲

延平同知間公祭文

惟昔杏林坐宴花京走馬元龍逸氣王融妙年附蠅
有幸方慙反倚逝水難謀遽成萍跡浮沉旣判悲慶
隨生中間乖隔一姻何述又况雍門軫存歿之懷山

陽廷橫吹之感。輒撫孤此痛疇堪緬。惟年甫釋褐
呈輅衣繡鷺軾。當其攬轡河朔。塞帷涿上。風聲義氣
豈出范賈二子下哉。故時弗常春明。必有晦林甫曳
紳九齡。禡爵丁主端。芻平仲竄荒。雖顯幽定。數智人
罔談而慨古憤。今志士多淚。閩邊越徼。竟墮跼鳶瘴
雨蠻風。徒歸唳鶴。一麾尚尔。胡論高牙。獨視南來孤
魂。西返榛墟。嚴雪風亭。暫依禮同。斗酒情倣。生芻昭
昭。有知鑒茲。未懷尚饗。

王汝隣祭文

鳳翔千仞。龍游四澤。昧者翹首而挹其輝。枯者跂足
而俟其液。乃一旦翮殺鱗脫。奄馬與常羽。凡介同盡。

共滅此其恨。若痛有不貳。蝕而腸裂也。邪於乎汝隣。

而俟其液乃一旦翮殺鱗脫奄馬與常羽凡介同盡
共滅此其恨若痛有不肝蝕而腸裂也邪於乎汝隣
方岳之任高矣陟矣邑君之殫而俟君之液者天下
有同情焉人士有同評焉乃亦殺翮脫鱗奄馬與常
凡者埒邪追惟牛刃初試鷺車載揚錦炫鷄擊何者
風采雖寶缺中埋而龍光竟吐相臺薇省白輔是階
李廣不侯顏回終天天乎命邪此恨此痛行路靡堪
矧附驥于甲流斷金於末契者哉某等輔蓬自昔聚
萍在斯淮陽匪遠哭吊罔由寄薄奠于生芻軫遐悲
於宿草文縮意永室尔心綿尚享

林元佐祭文

年月日友人某以庶豆清醑奠于故戶部員外郎

貞石林君亟子并拜哭且告之曰嗚呼元佐旬浹喪
善人之前俱亡天之禍林氏亦遽至此極邪元
佐氣體若北人善飲食不畏寒暑而一病骨立以死
元佐上不負君下不負民內宜於親外義于人足求
祀矣而乃竟無子識元佐者謂其空洞坦達道遠之
具而其宮若壽竟止於此之數者展轉思繹莫究厥
始而所謂天者果安在哉予嘗博觀天下勢有所難
恒數有所難一卒然而值歛然而失則雖所謂天者
無容力焉故得喪不足以自律而成敗不足以盡人
不然豈無崇爵考終傳之子孫無一善可稱于世者
乎予固知元佐且將唾之不顧而自亮其死之爲安

也他何論哉他何論哉元佐馮麗雲附景星攬觀宇

乎予固知元佐且將唾之不顧而自亮其死之爲安
也他何論哉他何論哉元佐馮麗雲附景星攬觀宇
宿之內亦少慰乎

李員外祭文

嗚呼君結衾蓋棺離人世者忽二旬于茲矣思與君
偕入並馳其局酒杯誼娛笑謔極平生過從之樂不
今不可獲矣頽然之貌森然之髯恍然立吾前豪激
磊落之論侃侃在耳也而呼之不應招之不徠也君
慷慨悲歌人也英爽不散之氣必有附麗馮倚與陰
陽相升降者歟然予不得而知之矣自君之沒予寢
不寤食不甘味繁歎重息之始一日而置蓋一以

以悼交游之陵替則君之英爽不

敬者亦有鑒于 否邪

余員外祭文

嗚呼士有負凌雲槩日之材挾奮迅扶搖之翮一旦
崩隕僵踣與百卉共盡腐鼠同磔必有水火之厄彫
鏃之疾虞羅斧斤爲之災者否則衝風毒霧排其堅
幹焦其勁羽嗟吾邦臣有一於是乎而遽奄然死乎
曩謂君垂蔭萬里振翰九霄可計日而至而今已
嘗竊觀天下貌弗中相羸瘵多嗜慾弗壽志庸識卑
弗貴謗薄弗祿悍急弗穀嗟吾邦臣有一於是乎而
穀也祿也貴也壽也于斯焉止乎或謂君席肅故之
業產富千金年四十餘育五子又蒞官赫赫昇之良

而奪之全殆所謂天也夫良者天旣奪之矣彼貌弗

業產當千金年四十餘育五子又蒞官赫赫昇之良

而奪之全殆所謂天也夫良者天既奪之矣彼貌弗
中者羸瘵者多嗜慾者志庸識卑者謫者薄者悍者
急者顧或全之何邪向界之材若翮又安所爲邪嗚
呼是固不得而知又奚足爲吾邦臣辭也始大夫命
下群趨賀君相顧而笑詆辰蠲饕將大饗賓客孰不
慶者出廬返轡來吊非斯文之至厄千古之深悼乎
是月也設旒于庭戒行有期君有老母日夜金君之
歸君之魂氣尚無化之乎

馮照磨祭文

嗚呼生死其天乎哀惟其情
不有邂逅之遇金石
之盟杯酒彈劍
傾者一旦幽顯異途榮隕殊

科於是軫雍門之訃
而蒿里之歌
儻如之何
臨君
門歸舉駕矣
冊旒揚揚柳
下矣
子衰
經賓客
衣冠送矣
嗟嗟悲夫
修榮短戚
窮憂達悅
伸暢縮
抑人情固矣
及百年共盡
一杯均掩
狸鼠內穴
螻蟻
下啣草卉
瓦石又何異矣
孰天孰壽
孰愚孰智
矣君
雖弗昭異於弗仕
四十三
有子異於徒死
吾入奚悲
吾又奚悲

祭鮑子文

維嘉靖元年十月癸酉朔越十有六日戊子梅山先生柩還於故山其友人李夢陽設奠夷門道左再拜送之而爲之言曰嗚呼鮑子胡爲乎來胡爲乎歸子

之來也高冠大衣輕舟穩車前有廡後有臺江行月

送之而爲之言曰嗚呼鮑子胡爲乎來胡爲乎歸子

之來也高冠大衣輕舟穩車前有廡後有臺江行月

迎山邁雲隨而今之歸九旒前孔素幔後圍賓客縞

衣而白冠送子吹臺之側哭子長河之干嗚呼鮑子

十年北顧氣橫中原一旦堂堂之軀而爲營營之魂

乎豈生死有地壽夭者天乎草木黃隕繁霜慘人

澤寒波越徠暮呻子無車無西無南無北鬼返魂俱

還汝鄉國汝有朋親弟昆宗之子族之孫有迓於境

有俟於門肴嘉酒馨肥荈香豚汝嗣六齡哭爺零下

汝征汝家汝庭尚享

亡弟汝含祭

汝含既卒之三

以牲酒果爲奠拊棺大慟仰

漸有光彩吾知汝蹄齧首必善走也吾見汝頰骨隆

隆起髮際巨口豐頤闊步凝視始生之日有不遠之
客二人來緋袍而阜蓋吾知汝貴且壽也有一於此
足以不死而汝竟死邪昔先君易簀惟汝焉憂以婚
姻屬兄以行業責我爾家爾室厥女彌月兄亦庶乎
矣汝行未見業未大予何以見先君於地下邪去歲
仲冬汝從予邕州疾病尋作目瞶瞶而癡首岑岑而
惡更數醫之手而巉然骨立日銷月削抑孰謂遽罹
此厄也嗚呼天邪命邪蚩蚩之氓天乎壽之命乎佐
之何獨殤吾弟且奪其後邪凡此皆所不忍言而吾
言之雖虞爾之魂亦

夫所不能言汝

邪

方山子

方山先生卒寶矣大梁李其以香幣之儀遙奠于
殯所為言曰於乎橫海之鱗釣者徒盱順風之翼弋
人何慕子也傑特警捷英悟彈鋏悲歌振纓高步扁
舟浮游駿馬馳騫五岳丘垤萬古昏暮軒駟弗義視
如蚓螭一言苟合千金毫毛弱弄觚翰壯涉風騷咲
銜杯醜手無停毫於乎鄭子易良其背詩養時晦六
道思露白滿者漬茫茫草澤曠曠豐沛桂折松摧珠
沉玉頽鳧鳩鳴叫雲霾慘其邁吳邁越魂氣東之方
山書屋沙溪釣絲驚猿月嘯孤鶴夜悲生芻延頸山
川紆迴歌不盡哀音豈達辭悠悠君子孰知我思

川紆廻歌不盡哀音豈達辭悠悠君子孰知我思

內弟左舜在祭文

年月日左君舜在卒越四日其姻兄閔西李某以剛
鬣尋毛清醜度果往奠之曰汝主早孤形影依俛甫
及解事遽天而亡二雛在抱重闈在堂視天夢夢哀
哉允傷爾祖樹德厥考孔揚天昇爾良旣篤旣臧惠
親哀弟和隣睦鄉恣不至言戲不涉狂口無兼味體
無麗裳所不求者謂非天殃予來自西聞汝大喜整
衣乎食示健強起予往診視病則骨髓神醫弗治况
予小子再經旬浹不竟至此貼危之言琅琅可書天
自笑以古疾徐達生委命智者弗如莫壽於殤莫
亦于死斯言良

尚其鑒止

外平廣

靖元年二月戊寅朔我廣武郡君將啓塋而西宅
之三十六陂之佳也。是物李夢陽設酒脯牲俎以
奠而言曰於乎謂賢者嘏我君恭孝四十而寡謂
者盛我君王枝隱約愁病謂壽者祺我君七十霜
夜悲於乎賢匪無嘏天實斬之貴匪無盛我遘瘵
既昇之壽胡靳之祺如瓊珠颺撼珍草霰摧卽光
馨馨詎守之弗黯久而能持也哀哀我君秋蘭俄
晨日竟沈旣往何言追思痛心雲幟載駕二月初
羽衛翺徂原野恻慄攀號莫及窀穸水畢哀哉出
空同先生集卷第六十三終

空同先生集卷第六十三終



秋









